

中国古典散文

先秦散文

郑伯克段于鄢

《左传》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^[1]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^[2]，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^[3]，他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^[4]。

祭仲曰^[5]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^[6]。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。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。无使滋蔓，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^[7]。公子吕曰^[8]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^[9]。”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凜延^[10]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^[11]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^[12]。公闻其期^[13]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，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^[14]，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^[15]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谓之郑志^[16]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颖^[17]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颖考叔为颖谷封人^[18]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^[19]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^[20]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^[21]。”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。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^[22]，隧而相见^[23]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^[24]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洵洵^[25]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颖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诗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^[26]。”其是之谓乎？

——《左传》隐公元年

[1] 郑武公：名掘突，郑国第二代君主。娶于申：娶申国国君之女为妻。 [2] 请制：请以制作为共叔段封地。制，又名虎牢，在今河南巩县东。 [3] 虢叔：周文王之弟。封于东虢。其后世为郑武公所灭。 [4] 京城大叔：段封于京（今河南荥阳东南），故称京城大叔。 [5] 祭仲：郑大夫。 [6] 非制：不是先王之制。 [7] 西鄙北鄙贰于己：西与北之边邑既属庄公，又属于段自己。贰，指两属。 [8] 公子吕：字子封，郑大夫。 [9] 将自及：指段将自取其祸。意不必先除之。 [10] 凜延：郑邑名，在今河南延津县北。 [11] 完聚：指修葺城池，聚集民众。 [12] 夫人将启之：夫人武姜将为段开城作内应。 [13] 其期：指段袭郑的日期。 [14] 鄢：在今河南鄢陵境内。 [15] 五月辛丑：指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。 [16] 郑志：谓诛杀段，乃郑伯本意。 [17] 城颖：今河

南临颖西北。 [18] 颖谷：今河南登封。封人：管理边界的官。 [19] 舍肉：将肉放置一边不食。
[20] 遗之：送给她。指将肉羹送给母亲吃。 [21] 絜（音衣）：句首语助词。 [22] 闭地及泉：
掘地见泉水。 [23] 隧而相见：意谓入隧道至泉与母相见，以践其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”的誓言。
[24] 赋：指诵诗。 [25] 洩洩（音曳）：心情舒畅的样子。 [26] “孝子”二句：见（诗经·大雅·既醉）。

曹刿论战

《左传》

十年春^[1]，齐师伐我^[2]。公将战^[3]。曹刿请见^[4]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^[5]，又何间焉^[6]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乃入见。问：“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^[7]。”

公与之乘^[8]。战于长勺^[9]。公将鼓之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。判曰：“可矣。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^[10]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^[11]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

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^[12]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
——《左传》庄公十年

[1] 十年：指鲁庄公十年（前 684）。 [2] 我：指鲁国。 [3] 公：指鲁庄公。 [4] 曹刿（音贵）：鲁国人。 [5] 肉食者：指官僚。 [6] 何间焉：何必参与呢。 [7] 请从：求随从赴战。 [8] 公与之乘：鲁庄公同曹刿乘一辆战车。 [9] 长勺：鲁地名，故地在今山东曲阜境。 [10] 驰之：追逐齐兵。 [11] 轼：古代车厢前用以作扶手的横木。 [12] 惧有伏焉：恐有伏兵。

子鱼论战

《左传》

三月^[1]，郑伯如楚^[2]。夏，宋公伐郑^[3]，子鱼曰^[4]：“所谓祸在此矣！”

八月，楚人伐宋以救郑。宋公将战，大司马固谏曰^[5]：“天之弃商久矣！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

冬十一月己巳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”

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“未可。”

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^[6]。

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^[7]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徐，不鼓不成列。”

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耆^[8]，获则取之，何

有于二毛！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^[9]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；声盛致志，鼓可也^[10]。”

——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

[1] 三月：指鲁僖公二十二年（前638）三月。 [2] 郑伯：指郑文公。 [3] 宋公：指宋襄公。
[4] 子鱼：宋公子目夷字子鱼。 [5] 大司马：主管国家军事的官。固：公孙固，宋庄公的孙子。 [6] 门官歼焉：守卫宫门的官被杀死。 [7] 二毛：指头发花白的人。 [8] 胡耆：年老的人。 [9] 服：投降。 [10] 鼓（音吞）可也：击未成阵势的敌人是可以的。 ，不整齐。

邵公谏厉王弭谤

《左传》

厉王虐^[1]，国人谤王。邵公告王曰^[2]：“民不堪命矣。”王怒，得卫巫^[3]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

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^[4]，史献书，师箴^[5]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^[6]，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民之有口也，犹上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；犹其有原隰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。行善而备败，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。夫民，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^[7]？”

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^[8]。

——《国语·周语上》

[1] 厉王：周厉王，姓姬，名胡，暴虐无道。 [2] 邵公：指邵穆公。名虎，周厉王的卿士。 [3] 卫巫：卫国巫人。巫，以降神为业者。 [4] 瞽：指乐师。古代多以盲人充乐官。 [5] 师：指少师。箴：告诫。 [6] 耆：六十岁以上的人。艾：五十岁以上的人。 [7] 其与能几何：拥护你的能有几个呢？ [8] 流王于彘：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。彘，在今山西霍县境。

邹忌讽齐王纳谏

《战国策》

邹忌修八尺有馀^[1]，身体昳丽^[2]。朝服衣冠，窥镜，谓其妻曰：“我孰与城北徐公美？”其妻曰：“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！”城北徐公，齐国之美丽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复问其妾曰：“吾孰与徐公美？”妾曰：“徐公何能及君也！”旦日，客从外来，与坐谈。问之客曰：“吾与徐公孰美？”客曰：“徐公不若君之美也！”明日，徐公来，孰视之，自以为不如；窥镜而自视，又弗如远甚。暮寝而思之，曰：“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”

于是，入朝见威王，曰：“臣诚知不如徐公美；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。宫妇左右，莫不私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内，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观之，

王之蔽甚矣。”

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下令：“群臣吏民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上书谏寡人之过者，受中赏；能谤议于市朝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。”令初下，群臣进谏，门庭若市；数月之后，时时而间进；期年之后，虽欲言无可进者。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，皆朝于齐。此所谓战胜于朝廷。

——《战国策·齐策》

[1] 邹忌：齐威王时为相，封成侯。[2] 眇（音迭）丽：美丽。

触龙说赵太后

《战国策》

赵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，齐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^[1]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，太后明谓左右：“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！”

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胥之^[2]。入而徐趋，至而自谢，曰：“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见久矣。窃自恕。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也^[3]，故愿望见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恃辇而行。”曰：“日食饮得无衰乎？”曰：“恃粥耳。”曰：“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强步，日三四里，少益嗜食，和于身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不能。”太后之色少解。

左师公曰：“老臣贱息舒祺^[4]，最少，不肖。而臣衰，窃爱怜之，愿令得补黑衣之数^[5]，以卫王宫。没死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诺。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十五岁矣。虽少，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^[6]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异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^[7]，贤于长安君。”曰：“君过矣，不若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公曰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媼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，为之位，念悲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弗思也。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‘必勿使反。’岂非计久长，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左师公曰：“今三世以前，至于赵之为赵，赵主之子孙侯者，其继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微独赵，诸侯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老妇不闻也。”“此其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独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^[8]。今媼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，一旦山陵崩^[9]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，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诺，恣君之使之。”于是，为长安君约车百乘，质于齐，齐兵乃出。

子义闻之^[10]，曰：“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恃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以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人臣乎？”

——《战国策·赵四》

[1] 长安君：赵太后小儿子的封号。质：作人质。[2] 胥之：等待他。[3] 郤：不舒适。[4] 贱息：犹言犬儿，不肖子。舒祺：触龙儿子的名字。[5] 黑衣：指王宫卫队。卫士穿黑衣，故用以代指。[6] 填沟壑：指死后抛尸于沟壑之中。[7] 燕后：赵太后的女儿，嫁给燕国国君，故称燕后。[8] 挟重器：拥有贵重的宝物。[9] 山陵崩：喻君主死亡。此指太后死。[10] 子义：当时赵国的知名人士。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鯀。鯀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齐谐者^[1]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^[2]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^[3]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^[4]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与学鸠笑之曰^[5]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。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，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^[6]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^[7]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汤之问棘也是已^[8]：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鯀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^[9]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^[10]：“彼且奚适也！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。”此小大之辨也。

——《庄子》卷一

〔1〕齐谐：一说人名，一说书名。〔2〕野马：月光中夹杂尘埃的游气。〔3〕培风：乘风。〔4〕夭阏（音遏）：阻塞。〔5〕蜩（音条）：蝉。学鸠：斑鸠。〔6〕冥灵：大木名。〔7〕彭祖：相传姓篯名铿，唐尧的臣子，封于彭城，历虞夏至商，七百馀岁。久特：独能长久。指长寿。〔8〕汤：商朝开国君主。棘：相传为商汤时的大夫。〔9〕羊角：羊角风，即旋风。〔10〕斥鴳：小鸟。

卜 居

屈 原

屈原既放，三年，不得复见。竭智尽忠，蔽障于谗。心烦意乱，不知所从。乃往见太卜郑詹尹，曰：“余有所疑，愿因先生决之。”

詹尹乃端策拂龟^[1]，曰：“君将何以教之？”屈原曰：“吾宁悒悒款款^[2]，朴以忠乎？将送往劳来，斯无穷乎？宁诛锄草茅，以力耕乎？将游大人，以成名乎？宁正言不讳，以危身乎？将从俗富贵，以愉生乎？宁超然高举，以保真乎？将呴訾慄斯^[3]，喔咿嚅唅^[4]，以事妇人乎？宁廉洁正直，以自清乎？将突梯滑稽^[5]，如脂如韦^[6]，以洁楹乎^[7]？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？将汜汜若水中之凫，与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躯乎？宁与�骥抗轭

乎^[8]？将随駑马之迹乎？宁与黄鹄比翼乎？将与鸡鹜争食乎？此孰吉孰凶，何去何从？世涵浊而不清，蝉翼为重，千钧为轻，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，谗人高张，贤士无名，吁嗟嘿嘿兮，谁知吾之廉贞？”

詹尹乃释策而谢，曰：“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，数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，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，龟策诚不能知此事。”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三

[1] 端策拂龟：摆正蓍草，拂拭龟壳。策，蓍草，[2] 惘惘款款：诚实的样子。[3] 昵訾慄斯：求媚恭敬。[4] 喔咻嚅唳：强笑的样子。[5] 突梯滑稽：油滑圆转貌，[6] 韦：柔软的兽皮。[7] 洁楹：或作“絜楹”，古联绵字，形容随顺油滑的样子。[8] 抗轭（音厄）：指驾辕。

风 赋

宋 玉

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^[1]，宋玉、景差侍，有风飒然而至。王乃披襟而当之，曰：“快哉此风，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！”宋玉对曰：“此独大王之风耳，庶人安得而共之？”王曰：“夫风者，天地之气，溥畅而至，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。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，岂有说乎？”宋玉对曰：“臣闻于师：‘枳句来巢^[2]；空穴来风。’其所托者然，则风气殊焉。”

王曰：“夫风始安生哉？”宋玉对曰：“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蘋之末，侵淫谿谷，盛怒于土囊之口，缘太山之阿，舞于松柏之下。飘忽淅滂^[3]，激飏嫖怒，眈眈雷声^[4]，回穴错迕^[5]，蹶石伐木，梢杀林莽。至其将衰也，被丽披离^[6]，冲孔动楗，眴焕粲烂，离散转移。故其清凉雄风，则飘举升降，乘凌高城，入于深宫，邸华叶而振气，徘徊于桂椒之间，翱翔于激水之上。将击芙蓉之精，猎蕙草，离秦蘅，概新夷^[7]，被黄杨，回穴冲陵，萧条众芳。然后倘佯中庭，北上玉堂，脐于罗帷，经于洞房，乃得为大王之风也。故其风中人状，直憺悽憺慄^[8]，清凉增欷，清清冷冷，愈病析醒，发明耳目，宁体便人。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。”

王曰：“善哉论事！夫庶人之风，岂可闻乎？”

宋玉对曰：“夫庶人之风，塙起于穷巷之间，掘堞扬尘^[9]，勃郁烦冤，冲孔袭门。动沙堞，吹死灰，骇溷浊，扬腐馀。邪薄入瓮牖，至于室庐。故其风中人状，直惛溷郁邑^[10]，殴温致湿，中心惨怛，生病造热，中唇为胗^[11]，得目为蔑^[12]，啖醋嗽获^[13]，死生不卒^[14]。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。”

——《文选》卷十三

[1] 楚襄王：楚顷襄王。兰台：兰台宫。又名楚台，在今湖北秭归城中。[2] 枳句（音钩）：枳树弯曲分叉的树枝。[3] 淅滂（音乒旁）：形容风声。[4] 眈眈（音宏）雷声：宏宏风声如雷。[5] 错迕：纵横交错。[6] 被丽披离：形容风四散的样子。[7] 新夷：即辛夷花，又称木笔。[8] 憺悽憺慄：形容悲凉寒冷的样子。[9] 掘堞：冲起尘土。[10] 惛溷郁邑：烦乱忧闷。[11] 胗（音枕）：唇疡。[12] 蔑：通“”，目疾。[13] 醋：嚼。嗽获：中风抽搐的样子。[14] 死生不卒：不能速死，不能速愈。

两汉散文 过秦论

贾谊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^[1]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^[2]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，惠文、武、昭^[3]，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缔交^[4]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横^[5]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臏、带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而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巡遁逃而不敢进，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馀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伏，弱国入朝。

施及孝文王、庄襄王^[6]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^[7]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越之君俛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隳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镝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^[8]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谿以为固。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！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，馀威震于殊俗。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^[9]，甿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；材能不及中庸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；蹑足行伍之间，俛起阡陌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；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而响应，赢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，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，锄耰棘矜，非铦于钩戟长铎也，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，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^[10]，百有馀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殽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^[11]，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^[12]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五十一

[1] 秦孝公：秦献公师隰之子，名渠梁，在位二十三年。 [2] 商君：商鞅。在秦实行变法。 [3] 惠文、武、昭：秦惠文王，名驪，孝公之子。秦武王，名荡，惠文王之子。秦昭襄王，名稷，武王异

母弟。 [4] 合从缔交：采用“合纵”之策，缔结同盟。 [5] 约从离横：以“合纵”之策，破秦“连横”之计。 [6] 孝文王、庄襄王：秦孝文王，名柱，昭襄王之子。秦庄襄王，名子楚，孝文王之子。 [7] 二周：指西周与东周。 [8] 践华为城：据华山以为城。 [9] 瓮牖绳枢：其居处以瓮为窗，以绳为枢。言陈涉出身微贱。 [10] 八州：中国古分为九州。除秦之雍州外，余为八州。 [11] 七庙：古天子有七庙，把祖先七代。见《礼记·王制》。 [12] 身死人手：指秦二世为赵高所杀，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。

七发

枚 乘

楚太子有疾，而吴客往问之，曰：“伏闻太子玉体不安，亦少间乎^[1]？”太子曰：“惫！谨谢客。”客因称曰：“今时天下安宁，四宇和平。太子方富于年。意者久耽安乐，日夜无极。邪气袭逆，中若结轳^[2]。纷屯澹淡，嘘唏烦酲。惕惕怵怵，卧不得瞑。虚中重听，恶闻人声。精神越渫，百病咸生。聪明眩曜，悦怒不平。久执不废，大命乃倾。太子岂有是乎？”太子曰：“谨谢客！赖君之力，时时有之，然未至于是也。”客曰：“今夫贵人之子，必宫居而闺处，内有保母，外有傅父，欲交无所。饮食则温淳甘脆，脰^m肥厚。衣裳则杂遝曼暖，燂烁热暑^[3]。虽有金石之坚，犹将销铄而挺解也，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？故曰：纵耳目之欲，恣支体之安者，伤血脉之和。且夫出舆入辇，命曰蹶痿之机^[4]；洞房清宫，命曰寒热之媒；皓齿蛾眉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脓，命曰腐肠之药。今太子肤色靡曼，四支委随，筋骨挺解，血脉淫濯，手足堕窳^[5]。越女侍前，齐姬奉后，往来游宴，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。此甘餐毒药，戏猛兽之爪牙也。所从来者至深远，淹滞永久而不废，虽令扁鹊治内^[6]，巫咸治外^[7]，尚何及哉！今如太子之病者，独宜世之君子，博见强识，承间语事，变度易意，常无离侧，以为羽翼。淹沉之乐，浩唐之心，遁迭之志，其奚由至哉。”太子曰：“诺。病已，请事此言。”

客曰：“今太子之病，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，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。不欲闻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愿闻之。”

客曰：“龙门之桐^[8]，高百尺而无枝。中郁结之轮菌，根扶疏以分离。上有千仞之峰，下临百丈之溪。湍流遡波，又澹淡之。其根半死半生。冬则烈风、漂霰、飞雪之所激也，夏则雷霆、霹雳之所感也。朝则鹄黄、鵙鸣焉，暮则羝雌、迷鸟宿焉。独鹄晨号乎其下，鵙鸡哀鸣翔乎其下。于是背秋涉冬，使琴挚斫斩以为琴^[9]，野茧之丝以为絃，孤子之钩以为隐，九寡之珥以为珤^[10]。使师堂操《畅》，伯子牙为之歌。歌曰：‘麦秀兮雉朝飞，向虚壑兮背槁槐，依绝区兮临迴溪。’飞鸟闻之，翕翼而不能去。野兽闻之，垂耳而不能行。蚊、虻、蝼、蚁闻之，柱喙而不能前。此亦天下之至悲也，太子能强起听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牛之腴，菜以笋蒲。肥狗之和，冒以山肤。楚苗之食，安胡之饭，持之不解，一啜而散。于是使伊尹煎熬^[11]，易牙调和^[12]。熊蹯之臠，勺药之酱。薄耆之炙，鲜鲤之脍。秋黄之苏，白露之茹。兰英之酒，酌以滌口。山梁之餐，蒙豹之胎。小饭大歠，如汤沃雪。此亦天下之至美也，太子能强起尝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锺岱之牡^[13]，齿至之车。前似飞鸟，后类距虚。穉麦服处，

躁中烦外。羈坚轡，附易路。于是伯乐相其前后，王良、造父为之御，秦缺、楼季为之右^[14]。此两人者，马佚能止之，车覆能起之。于是使射千镒之重，争千里之逐。此亦天下之至骏也，太子能强起乘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既登景夷之台^[15]，南望荆山，北望汝海，左江右湖，其乐无有。于是使博辩之士，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；比物属事，离辞连类。浮游览观，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。连廊四注，台城层构，纷坛玄绿。辇道邪交，黄池纡曲^[16]。溷章、白鹭，孔鸟、鸛鵒，鵀、鵙、鸂鶒，翠鬣紫缨。螭龙、德牧，邕邕群鸣。阳鱼腾跃，奋翼振鳞。漃漻蓼，蔓草芳苓。女桑、河柳，素叶紫茎。苗松、豫章，条上造天。梧桐、并闾，极望成林。众芳芬郁，乱于五风。从容猗靡，消息阳阴。列坐纵酒，荡乐娱心。景春佐酒^[17]，杜连理音^[18]。滋味杂陈，肴糈错该。练色娱目，流声悦耳。于是乃发《激楚》之结风，扬郑卫之皓乐。使先施、征舒、阳文、段干、吴娃、閭嫫、尊予之徒，杂裾垂髻，目窈心与；揄流波，杂杜若；蒙清尘，被兰泽，嫫服而御。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，太子能强起游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，驾飞转之舆，乘牡骏之乘。右夏服之劲箭，左乌号之雕弓^[19]。游涉乎云林，周驰乎兰泽，弭节乎江浔。掩青，游清风。陶阳气，荡春心。逐狡兽，集轻禽。于是极犬马之才，困野兽之足，穷相御之智巧^[20]。恐虎豹，惴鹳鸟。逐马鸣镳，鱼跨麋角。履游麋兔，蹈践麋鹿。汗流沫坠，冤伏陵窘。无创而死者，固足充后乘矣。此校猎之至壮也，太子能强起游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，侵淫而上，几满大宅^[21]。

客见太子有悦色，遂推而进之曰：“冥火薄天，兵车雷运。旌旗偃蹇，羽毛肃纷。驰骋角逐，慕味争先。徼墨广博，观望之有圻^[22]。纯粹全牺，献之公门。”太子曰：“善！愿复闻之。”

客曰：“未既。于是榛林深泽，烟云莫莫，兕虎并作。毅武孔猛，袒裼身薄。白刃硿硿，矛戟交错。收获掌功，赏赐金帛。掩肆若，为牧人席。旨酒嘉肴，羞飧脍炙，以御宾客。涌觴并起，动心惊耳。诚必不悔，决绝以诺；贞信之色，形于金石。高歌陈唱，万岁无^[23]。此真太子之所喜也，能强起而游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甚愿从，直恐为诸大夫累耳。”然而有起色矣。

客曰：“将以八月之望，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，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^[24]。至则未见涛之形也，徒观水力之所到，则仰然足以骇矣。观其所驾轶者，所擢拔者，所扬汨者，所温汾者，所涤讫者，虽有心略辞给，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。怵兮忽兮，聊兮慄兮，混汨汨兮。忽兮慌兮，俶兮傥兮，浩瀟兮，慌旷兮。秉意乎南山，通望乎东海，虹洞兮苍天，极虑乎崖涘。流揽无穷，归神日母^[25]。汨乘流而下降兮，或不知其所止。或纷坛其流折兮，忽纓往而不来。临朱记而远逝兮，中虚烦而益怠。莫离散而发曙兮，内存心而自持。于是澡概胸中，洒练五藏，澹漱手足，颰濯发齿，榆弃恬怠，输写澳浊，分决狐疑，发皇耳目。当是之时，虽有淹病滞疾，犹将伸伛起臂，发髻披聋而观望之也，况直眇小烦懣，醒病酒之徒哉！故曰：发蒙解惑，不足以言也。”

太子曰：“善！然则涛何气哉？”

客曰：“不记也，然闻于师曰，似神而非者三：疾雷闻百里；江水逆流，海水上潮；山出内云，日夜不止。衍溢漂疾，波涌而涛起。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鹭之下翔。其少进也，浩浩澄澄，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。其波涌而云乱，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。其旁作而奔起也，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。六驾蛟龙，附从太白，纯驰浩蜺，前后骆驿。颢颢印印，樛樛强强，莘莘将将，壁垒重坚，沓杂似军行。旬隐匈，轧盘涌裔，原不可当。观其两旁，则滂渤佛郁，闇漠感突，上击下律，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。蹈壁冲津，穷曲随隈，踰岸出追，遇者死，当者坏。初发乎或围之津涯，菱轸谷分。回翔青蔑，衔枚檀桓。弭节伍子之山，通厉骨母之场^[26]。凌赤岸，簪扶桑，横奔似雷行。诚奋厥武，如振如怒。沌沌浑浑，状如奔马。混混屯屯，声如雷鼓。发怒戾沓，清升踰跂，侯波奋振^[27]，合战于藉藉之口。鸟不及飞，鱼不及迴，兽不及走。纷纷翼翼，波涌云乱。荡取南山，背击北岸。覆亏丘陵，平夷西畔。险险戏戏，崩坏陂池，决胜乃罢；汨滂潏，披扬流洒。横暴之极，鱼鳖失势，颠倒偃侧；沆沆潏潏，蒲伏连延。神物怪疑，不可胜言。直使人踣焉，洄闇悽怆焉。此天下怪异诡观也，太子能强起观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，若庄周、魏牟、杨朱、墨翟、便娟、詹何之伦。使之论天下之精微，理万物之是非。孔老览观，孟子持筹而算之，万不失一。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，太子岂欲闻之乎？”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：“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。”怵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四

[1] 少间：稍愈。 [2] 结轡（音色）：结塞，郁结堵塞。 [3] 燂烁（音旬朔）：火热。 [4] 蹶痿（音决委）：下肢麻痹瘫痪。 [5] 堕窳（音雨）：懒散无力的样子。 [6] 扁鹊：姓秦，名越人，春秋时名医。 [7] 巫咸：古代神巫。 [8] 龙门：龙门山。在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。 [9] 琴挚：春秋时鲁国乐官太师挚，善鼓琴。 [10] 九寡：生有九子的寡母。见《列女传·母仪》。 [11] 伊尹：商汤的大臣，善烹调。 [12] 易牙：春秋时人，以善调味受到齐桓公的宠爱。 [13] 锺岱：在今陕西榆林长城外至内蒙河套一带，古代这一地区产马。 [14] 秦缺、楼季：古代两名敏捷的勇士。秦缺善走，楼季善跃。 [15] 景夷之台：即京台，又名强台，故址在今湖北监利。 [16] 黄池：即潢池，护城河。 [17] 景春：战国时纵横家。 [18] 社连：又名田连，古代琴师。 [19] 乌号：传说中黄帝使用的宝弓。 [20] 相御：看马和驾车的人。 [21] 大宅：面部。 [22] 圻：同“垠”，界。 [23] 无君主专制（音译）：无厌。 [24] 广陵：今江苏扬州。古时海潮可至广陵。 [25] 日母：日出的地方。 [26] 骨母之场：即晋母山。骨，乃“胥”之误。伍子胥为吴王所杀，吴人立祠于江上，因名胥母山。 [27] 侯波：阳侯波。相传古诸侯阳侯，因罪投江自溺，为水神，能作波浪。后因称大波为侯波。

上书谏猎

司马相如

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乌获^[1]，捷言庆忌^[2]，勇期贲育^[3]。臣之愚暗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凌阻险，射猛兽，卒然遇犝才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犯属车之清尘，舆不及还辕，人不暇施功，虽有乌获、逢蒙之伎力不得用^[4]，枯木朽株，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毂下，而羌夷接轸也，岂不殆哉！

虽万全无患，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。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后驰，犹时有衔橛之变^[5]。而况乎涉丰草，骋丘墟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，不亦难矣。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，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

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。祸固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：“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九

[1] 乌获：秦武王时力士，能举千钧。 [2] 庆忌：吴王僚之子，一跑数百里，能追奔兽。 [3] 贲育：孟贲与夏育。孟贲，古勇士，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虎咒。夏育，古之勇士。 [4] 逢（音庞）蒙：古代有名的善射者。曾学射于羿。 [5] 衔橛之变：指马脱缰而奔。衔橛，勒马之具。

答客难

东方朔

客难东方朔曰：“苏秦、张仪壹当万乘之主^[1]，而身都卿相之位，泽及后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，慕圣人之义；讽诵《诗》《书》百家之言，不可胜记；著于竹帛，唇腐齿落，服膺而不可释。好学乐道之效，明白甚矣。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。然悉力尽忠，以事圣帝，旷日持久，积数十年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执戟^[2]。意者尚有遗行邪？同胞之徒，无所容居，其故何也？”

东方先生喟然长息，仰而应之，曰：是故非子之所能备。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岂可同哉？夫苏秦、张仪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力政争权，相擒以兵，并为十二国，未有雌雄，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，故说得行焉。身处尊位，珍宝充内，外有仓凛，泽及后世，子孙长享。今则不然。圣帝德流，天下震懼，诸侯宾服，连四海之外以为带，安于覆盂。天下平均，合为一家。动发举事，犹运之掌。贤与不肖，何以异哉？遵天之道，顺地之理，物无不得其所。故绥之则安，动之则苦；尊之则为将，卑之则为虏；抗之则在青云之上，抑之则在深渊之下；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。虽欲尽节效情，安知前后？夫天地之大，士民之众，竭精驰说，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。悉力慕之，困于衣食，或失门户。使苏秦、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，曾不得掌故，安敢望侍郎乎？传曰：“天下无害，虽有圣人，无所施才；上下和同，虽有贤者，无所立功。”故曰：“时异事异。”

虽然，安可以不务脩身乎哉？《诗》曰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苟能脩身，何患不荣？太公体行仁义，七十有二，乃设用于文武，得信厥说，封于齐，七百岁而不绝。此士所以日夜孳孳，脩学敏行而不敢怠也。譬若鹄鹑，飞且鸣矣。传曰：“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，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。天有常度，地有常形，君子有常行。君子道其常，小人计其功。《诗》云：‘礼义之不愆，何恤人之言？’”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；黈纆充耳^[3]，所以塞聪。”明有所不见，聪有所不闻。举大德，赦小过，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。“枉而直之，使自得之；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揆而度之，使自索之。”盖圣人之教化如此^[4]，欲其自得之。自得之，则敏且

广矣。

今世之处士，时虽不用，块然无徒，廓然独居，上观 许由^[5]，下察接舆^[6]，计同范蠡^[7]，忠合子胥^[8]，天下和平，与义相扶。寡偶少徒，固其宜也。子何疑于予哉？若夫燕之用乐毅^[9]，秦之任李斯^[10]，酈食其之下齐^[11]，说行如流，曲从如环；所欲必得，功若丘山，海内定，国家安：是遇其时者也。子又何怪之邪？语曰：以管窥天，以蠡测海，以莛撞钟。岂能通其条贯，考其文理，发其音声哉？犹是观之，譬由鼯鼯之袭狗^[12]，孤豚之咋虎，至则靡耳，何功之有？今以下愚而非处士，虽欲勿困，固不得已。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四十五

[1] 苏秦、张仪：战国纵横家。苏秦主合纵，张仪主连横。 [2] 执戟：指执戟侍从的官。 [3] 黠（音偷上声）纁：黄色丝绵，悬于冕之两边。 [4] 圣人：指孔子。前所引诸语皆孔子所云。见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。 [5] 许由：尧时隐士。尧让天下，不受，隐于颍水之滨。 [6] 接舆：孔子时隐士。曾狂歌讥孔子，称楚狂。 [7] 范蠡：越王谋臣，助勾践灭吴后，退隐五湖。 [8] 子胥：伍子胥，吴王夫差忠臣，被杀。 [9] 乐毅：燕昭王战将，曾破齐，称雄一时。 [10] 李斯：秦始皇时为丞相。 [11] 酈食其（音义几）：汉高祖刘邦谋臣。曾说齐王田广归汉，下齐七十二城。 [12] 鼯鼯（音精渠）：地老鼠。

鸿门宴

司马迁

章邯使人见项羽，欲约。项羽召军吏谋曰：“粮少，欲听其约。”军吏皆曰：“善。”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^[1]。已盟，章邯见项羽而流涕，为言赵高。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置楚军中。使长史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

到新安。诸侯吏卒异时故谣使屯戍过秦中，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，及秦军降诸侯，诸侯吏卒乘胜多俘虏使之，轻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窃言曰：“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虏吾属而东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。”诸将微闻其计，以告项羽。项羽乃召黥布、蒲将军计曰：“秦吏卒尚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中不听，事必危，不如击杀之，而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翳入秦。”于是楚军夜击翳秦卒二十余人新安城南。

行略定秦地。函谷关有兵守关，不得入。又闻沛公已破咸阳。项羽大怒，使当阳君等击关。项羽遂入，至于戏西^[2]。沛公军霸上^[3]，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，曰：“旦日飨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！”当是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^[4]；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^[5]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！”

楚左尹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是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。曰：“毋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“鲋生说我曰：‘距关，毋内诸侯，秦地可尽王也。’故听之。”

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固不如也，且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项伯杀人，臣活之。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要项伯。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危酒为寿，约为婚姻。曰：“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！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^[6]。”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！”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，至军中，具以沛公言报项王。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
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郤^[7]。”项王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。”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，亚父南向坐^[8]。亚父者，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召项庄，谓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，若入前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不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庄则入为寿。寿毕，曰：“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于是张良至军门，见樊哙。樊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！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！臣请入，与之同命！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，哙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张。项王按剑而跽曰：“客何为者？”张良曰：“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赐之卮酒！”则与斗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“赐之彘肩！”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啗之。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能复饮乎？”樊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危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爵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！”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！”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

沛公已出，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为之奈何？”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！”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何操^[9]？”曰：“我持白璧一双，欲献项王；玉斗一双，欲与亚父。会其怒，不敢献。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当是时，项王军在鸿门下，沛公军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则置车骑，脱身独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，从郦山下，道芷阳间行^[10]。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道至吾军，不过二十里耳。度我至军中，公乃入。”沛公已去，间至军中，张良入谢，曰：“沛公不胜杯杓，不能辞。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大王足下；玉斗一双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：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

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，脱身独去，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壁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！竖子不足与谋！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属今为之虏矣！”沛公至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

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；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；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人或说项王曰：“关中阻山河，四塞地，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，又心怀思欲东归，曰：“‘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。’谁知之者？”说者曰：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，果然。”项王闻之，烹说者。

——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

[1] 洹水：即安阳河。在今河南安阳。 [2] 戏西：戏水之西。在今陕西临潼之东。 [3] 霸上：即陕西霸水之西白鹿原。 [4] 新丰鸿门：在今陕西临潼之东。 [5] 山东：指河南崤山以东地区。 [6] 倍 * 德：即背德，指忘恩负义。 [7] 有郤：有隙，有裂痕。 [8] 亚父：对范增的尊称。 [9] 何操：指带什么礼物。 [10] 芒阳：秦县名，汉改名霸陵，在今西安市东。

报任少卿书

司马迁

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，少卿足下^[1]：曩者辱赐书，教以慎于接物，推贤进士为务，意气勤勤恳恳。若望仆不相师用，而流俗人之言。仆非敢如此也。仆虽罢驾，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^[2]，动而见尤，欲益反损，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。谚曰：“谁为为之？孰令听之？”盖钟子期死，伯牙终身不复鼓琴。何则？士为知己者用，女为说己者容。若仆大质已亏缺矣，虽才怀随和^[3]，行若由夷^[4]，终不可以为荣，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。书辞宜答，会东从上来^[5]，又迫贱事，相见日浅，卒卒无须臾之闲，得竭至意。今少卿抱不测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仆又薄从上雍^[6]，恐卒然不可为讳^[7]。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。请略陈固陋。阙然久不报，幸勿为过。

仆闻之：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爱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与者，义之表也；耻辱者，勇之决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极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后可以托于世，而列于君子之林矣。故祸莫憯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馱之人，无所比数，非一世也，所从来远矣。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^[8]，孔子适陈；商鞅因景监见^[9]，赵良寒心；同子参乘^[10]，袁丝变色：自古而耻之。夫以中才之人，事有大于宦竖，莫不伤气，而况于慷慨之士乎？如今朝廷虽乏人，奈何令刀锯之余，荐天下豪俊哉！仆赖先人绪业，得待罪辇毂下，二十馀年矣。所以自惟，上之不能纳忠效信？有奇策才力之誉，自结明主；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，招贤进能，显岩穴之士；外之又不能备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搴旗之功；下之不能积日累劳，取尊官厚禄，以为宗族交游光宠。四者无一遂，苟合取容，无所短长之效，可见于此矣。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，陪外廷末议。不以此时引纲维^[11]，尽思虑，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，在闾茸之中^[12]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，不亦轻朝廷，羞当世之士邪？嗟乎！嗟乎！如仆，尚何言哉！尚何言哉！

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乡曲之誉。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技，出入周卫之中。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，故绝宾客之知，忘

室家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！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^{〔13〕}，素非能相善也。趣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，接殷勤之余欢。然仆观其为人，自守奇士：事亲孝，与士信，临财廉，取与义，分别有让，恭俭下人，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。其素所蓄积也，仆以为有国士之风。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赴公家之难，斯已奇矣。今举事一不当，而全躯保妻子之臣，随而媒其短，仆诚私心痛之。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践戎马之地，足历王庭，垂饵虎口，横挑强胡，仰亿万之师，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，所杀过当。虏救死扶伤不给，旃裘之君长咸震怖。乃悉征其左右贤王，举引弓之民，一国共攻而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如积。然陵一呼劳军，士无不起躬流涕，沫血饮泣，更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向争死敌者。陵未没时，使有来报，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。后数日，陵败书闻，主上为之食不甘味，听朝不怡。大臣忧惧，不知所出。仆窃不自料其卑贱，见主上惨怆怛悼，诚欲效其款款之愚。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，能得人死力，虽古之名将，不能过也。身虽陷败，彼观其意，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。事已无可奈何，其所摧败，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。仆怀欲陈之，而未有路。适会召问，即以此指，推言陵之功。欲以广主上之意，塞睚眦之辞。未能尽明，明主不晓，以为仆沮贰师，而为李陵游说，遂下于理^{〔14〕}。拳拳之忠，终不能自列，因为诬上，卒从吏议。家贫，货赂不足以自赎；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。身非木石，独与法吏为伍，深幽圜墙之中，谁可告愬者！此正少卿所亲见，仆行事岂不然邪？李陵既生降，隳其家声，而仆又佥之蚕室^{〔15〕}，重为天下观笑。悲夫！悲夫！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。

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，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畜之，流俗之所轻也。假令仆伏法受诛，若九牛亡一毛，与蝼蚁何以异？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，特以为智穷罪极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太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理色^{〔16〕}，其次不辱辞令，其次诟体受辱，其次易服受辱，其次关木索、被箠楚受辱，其次剔毛发、婴金铁受辱，其次毁肌肤、断肢体受辱，最下腐刑极矣！传曰：“刑不上大夫。”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。猛虎在深山，百兽震恐，及在槛穽之中，摇尾而求食，积威约之渐也。故士有画地为牢，势不可入，削木为吏，议不可对，定计于鲜也。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肤，受榜箠，幽于圜墙之中。当此之时，见狱吏则头抢地，视徒隶则心惕息。何者？积威约之势也。及已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谓强颜耳，曷足贵乎？且西伯，伯也，拘于羑里^{〔17〕}；李斯，相也，具于五刑；淮阴，王也，受械于陈；彭越、张敖，南面称孤，系狱抵罪；绛侯诛诸吕，权倾五伯，囚于请室^{〔18〕}；魏其，大将也，衣赭衣，关三木^{〔19〕}；季布为朱家钳奴；灌夫受辱于居室^{〔20〕}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，声闻邻国，及罪至罔加，不能引决自裁，在尘埃之中。古今一体，安在其不辱也？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势也；强弱，形也。审矣，何足怪乎？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，以稍陵迟，至于鞭箠之间，乃欲引节，斯不亦远乎！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，殆为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，念父母，顾妻子。至激于义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今仆不幸，早失父母，无兄弟之亲，独身孤立，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？且勇者不必死节，怯夫慕义，何处不勉焉！仆虽怯懦，欲苟活，亦颇识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！且夫臧获婢妾，犹能

引决，况仆之不得已乎？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

古者富贵而名磨灭，不可胜记，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书策，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略考其行事，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，上计轩辕，下至于兹，为十表，本纪十二，书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传七十，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，会遭此祸。借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，藏诸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！然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！

且负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谤议。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党所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？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身直为闺阁之臣，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？故且从俗浮沉，与时俯仰，以通其狂惑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，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？今虽欲自雕琢，曼辞以自饰，无益，于俗不信，适足取辱耳。要之，死日然后是非乃定。书不能悉意，略陈固陋。谨再拜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四十一

〔1〕少卿：任少卿。任安字少卿，荥阳人。曾为大将军卫青舍人。〔2〕身残处秽：指受过宫刑，名受污秽。〔3〕随和：指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。〔4〕由夷：指德行如许由与伯夷。〔5〕东从上来：随从皇帝东来。〔6〕薄从上雍：迫近随皇帝去雍地的日期。〔7〕不可为讳：指任安可能被处死刑。〔8〕卫灵公与雍渠同载：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出游，以宦者雍渠为参乘。孔子恶之，故去卫适陈。〔9〕景监：秦孝公宠信的宦官。由其引荐，商鞅才得见秦孝公。其僚友赵良为之寒心。〔10〕同子：指宦官赵谈。赵谈名与司马迁父亲同名，故称“同子”。宦官赵谈参乘，郎中袁丝（盎）伏车前谏曰：“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？”以上三例，说明宦者之卑下，为人所耻。〔11〕纲维：国家法令。〔12〕阉茸（音榻绒）：指下贱的人。〔13〕李陵：汉名将李广的孙子。善骑射，率兵入匈奴，矢尽援绝，被俘而降。司马迁对他表示同情，故获罪。〔14〕下于理：下于大理，由刑庭审处。〔15〕侷之蚕室：放置密不通风的屋室。蚕室，受宫刑者居处。〔16〕理色：颜色。〔17〕姜（音友）里：在今河南汤阴。商纣王曾拘西伯（周文王）于姜里。〔18〕请室：官署特设的监狱。绌侯周勃曾囚于请室。〔19〕关三木：加于颈、手、足的刑具。〔20〕居室：少府下属官署，后改名保宫。

苏武牧羊

班固

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^{〔1〕}。武谓惠等^{〔2〕}：“屈节辱命，虽生，何面目以归汉！”引佩刀自刺。卫律惊，自抱持武，驰召医。凿地为坎，置煴火，覆武其上，蹈其背以出血。武气绝，半日复息。惠等哭，舆归营。单于壮其节，朝夕遣人候问武，而收系张胜^{〔3〕}。

武益愈，单于使使晓武。会论虞常^[4]，欲因此时降武。剑斩虞常已，律曰：“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，当死。单于募降者赦罪。”举剑欲击之，胜请降。律谓武曰：“副有罪，当相坐。”武曰：“本无谋，又非亲属，何谓相坐？”复举剑拟之，武不动。律曰：“苏君！律前负汉归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赐号称王^[5]，拥众数万，马畜弥山，富贵如此。苏君今日降，明日复然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谁复知之！”武不应。律曰：“君因我降，与君为兄弟。今不听吾计，后虽欲复见我，尚可得乎？”武骂律曰：“女为人臣子，不顾恩义，畔主背亲，为降虏于蛮夷，何以女为见！且单于信女，使决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斗两主，观祸败。南越杀汉使者，屠为九郡^[6]；宛王杀汉使者^[7]，头县北阙；朝鲜杀汉使者，即时诛灭；独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明，欲令两国相攻。匈奴之祸，从我始矣！”

律知武终不可胁，白单于。单于愈益欲降之，乃幽武，置大窖中，绝不饮食。天雨雪，武卧啮雪，与旃毛并咽之，数日不死。匈奴以为神，乃徙武北海无人处，使牧羝，羝乳乃得归。别其官属常惠等，各置他所。

武既至海上，廩食不至，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。杖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。积五六年，单于弟於阗王弋射海上。武能网纺缴，檠弓弩，於阗王爱之，给其衣食。三岁余，王病，赐武马畜、服匿、穹庐。王死后，人众徙去。其冬，丁令盗武牛羊^[8]，武复穷厄。

初，武与李陵俱为侍中。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单于使陵至海上，为武置酒设乐。因谓武曰：“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，故使陵来说足下，虚心欲相待。终不得归汉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义安所见乎？前，长君为奉车，从至雍棧阳宫，扶辇下除，触柱折辕，劾大不敬，伏剑自刎，赐钱二百万以葬；孺卿从祠河东后土，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，推堕驸马河中，溺死，宦骑亡，诏使孺卿逐捕，不得，惶恐饮药而死。来时，大夫人已不幸，陵送葬至阳陵^[9]。子卿妇年少，闻已更嫁矣。独有女弟二人，两女一男，今复十馀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！陵始降时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负汉，加以老母系保宫^[10]。子卿不欲降，何以过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复谁为乎？愿听陵计，勿复有云。”武曰：“武父子亡功德，皆为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将，爵通侯，兄弟亲近，常愿肝脑涂地。今得杀身自效，虽蒙斧钺汤镬，诚甘乐之。臣事君，犹子事父也；子为父死，无所恨。愿勿复再言！”陵与武饮数日，复曰：“子卿壹听陵言。”武曰：“自分已死久矣。王必欲降武，请毕今日之欢，效死于前。”陵见其至诚，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，义士！陵与卫律之罪，上通于天！”因泣下沾衿，与武决去。陵恶自赐武，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。

后，陵复至北海上，语武：“区脱捕得云中生口^[11]，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，曰：上崩。”武闻之，南乡号哭，欧血，旦夕临数月。

昭帝即位。数年，匈奴与汉和亲。汉求武等，匈奴诡言武死。后，汉使复至匈奴，常惠请其守者与俱，得夜见汉使，具自陈道。教使者谓单于，言：“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系帛书，言武等在某泽中。”使者大喜，如惠语以让单于。单于视左右而惊，谢汉使曰：“武等实在。”

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：“今足下还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。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画，何以过子卿！陵虽弩怯，令汉且赏陵罪^[12]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奋大辱之积志，庶几乎曹柯之盟^[13]，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。

收族陵家，为世大戮，陵尚复何顾乎？已矣，令子卿知吾心耳！异域之人，壹别长绝！”陵起舞，歌曰：“径万里兮度沙幕，为君将兮奋匈奴。路穷绝兮矢刃摧，士众灭兮名已隳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将安归！”陵泣下数行，因与武决。

单于召会武官属，前以降及物故，凡随武还者九人。

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。诏武奉一太牢，谒武帝园庙。拜为典属国，秩中二千石。赐钱二百万，公田二顷，宅一区。常惠、徐圣、赵终根皆拜为中郎，赐帛各二百匹。其余六人，老，归家，赐钱人十万，复终身。常惠后至右将军，封列侯，自有传。武留匈奴凡十九岁，始以强壮出，及还，须发尽白。

——《汉书》卷五十四

[1] 单于：匈奴首领。卫律：汉使者。投降匈奴。召武受辞：传令苏武受审。 [2] 惠：即常惠。为假吏。即非正式官吏。 [3] 张胜：汉副中郎将。 [4] 虞常：长水人。在匈奴与缑王谋反。论虞常，审讯虞常。 [5] 赐号称王：指卫律被匈奴封为“丁灵王”。 [6] 屠为九郡：南越王杀汉使者，汉派路博德、杨仆等出征南越，定其地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厓、儋耳九郡。 [7] 宛王：大宛王。大宛王曾令其贵族郁成王杀汉使于归途。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。 [8] 丁令：即“丁灵”，匈奴部族。 [9] 阳陵：在今陕西咸阳市东。 [10] 保宫：即居室。囚禁大臣及其眷属之所。 [11] 区（音欧）脱：匈奴边境巡逻队。云中：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。 [12] 赏（音世）：宽赦。 [13] 曹柯之盟：春秋时，曹沫为鲁将，与齐战，败北。鲁庄公割地求和。齐鲁会盟于柯（今山东阳谷东北），曹沫持匕首胁迫齐桓公，归还侵地。

座右铭

崔 瑗

无道人之短；无说己之长。施人慎勿念，受施慎勿忘。世誉不足慕，唯仁为纪纲。隐心而后动^[1]，谤议庸何伤？无使名过实，守愚圣所臧。在涅贵不淄，暧暧内含光。柔弱生之徒，老氏诚刚强^[2]。行行鄙夫志^[3]，悠悠故难量！慎言节饮食，知足胜不祥。行之苟有恒，久久自芬芳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六十六

[1] 隐心：忖度于心。隐，审度。 [2] “柔弱”二句：语本《老子》：“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生之徒。”老氏，指老子。为道家创始人。 [3] 行行：语本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子路，行行如也。”郑玄注：“行行，刚强貌。”

郭有道碑

蔡 邕

先生讳泰，字林宗，太原界休人也^[1]。其先出自有周，王季之穆有貌叔者，实有懿德，文王咨焉。建国命氏，或谓之郭，即其后也。

先生诞应天衷，聪睿明哲，孝友温恭，仁笃慈惠。夫其器量弘深，姿度广大，浩浩焉，汪汪焉，奥乎不可测已。若乃砥节厉行，直道正辞：贞固足以干事；隐括足以矫时^[2]。遂考览六经，探综图纬；周流华夏，随集帝学。收文武之将坠；拯微言之未绝。于时纓纓之徒，绅佩之士，望形表而影附，

聆嘉声而响和者，犹百川之归巨海，鳞介之宗龟龙也。

尔乃潜隐衡门，收朋勤海，童蒙赖焉。用祛其蔽，州郡闻德，虚己备礼，莫之能致。群公休之^{〔3〕}，遂辟司徒掾，又举有道^{〔4〕}，皆以疾辞。将蹈洪涯之遐迹^{〔5〕}，绍巢许之绝轨^{〔6〕}。翔区外以舒翼；超天衢以高峙。稟命不融^{〔7〕}，享年四十有二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^{〔8〕}。

凡我四方同好之人，永怀哀悼，靡所置念。乃相与惟先生之德，以谋不朽之事。金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，亦赖之于见述也。今其如何，而阙斯礼！于是树碑表墓，昭铭景行。俾芳烈奋于百世；令问显于无穷。其辞曰：

於休先生！明德通玄。纯懿淑灵，受之自天。崇壮幽浚，如山如渊。礼乐是悦，诗书是敦。匪惟摭华，乃寻厥根。宫墙重切，允得其门。懿乎其纯，确乎其操。洋洋 绅，言观其高。栖迟泌丘^{〔9〕}，善诱能教。赫赫三事^{〔10〕}，几行其招。委辞召贡，保此清妙。降年不永，民斯悲悼。爰勒兹铭，搞其光耀。嗟尔来世！是则是效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五十八

〔1〕界休：今山西介休县。〔2〕“贞固”二句：语出《周易》。干事，成事。矫时，矫正时弊。〔3〕休之：美之。〔4〕举有道：《后汉书·郭太（泰）传》：“司徒黄琼辟，太常赵典举有道。”有道，东汉选拔人材的一种科目。〔5〕洪涯：又作洪崖。传说黄帝臣子伶伦，至尧时三千岁，成仙，号洪崖。〔6〕巢许：巢父和许由。尧时二位隐士。〔7〕稟命不融：寿命不长。〔8〕建宁：东汉灵帝年号。〔9〕泌丘：山林。泌，通“秘”。〔10〕三事：指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三事。

出师表

诸葛亮

臣亮言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罢弊^{〔1〕}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，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，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

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。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

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^{〔2〕}。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裨补缺漏，有所广益也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为督^{〔3〕}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睦，优劣得所也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^{〔4〕}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；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泸^{〔5〕}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率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弩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^{〔6〕}。

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

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祗、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；不效，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若无兴德之言，则责攸之、祗、允等之慢，以章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咨诹善道，察纳雅言。深追先帝遗诏，臣不胜受恩感激。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七

[1] 益州：治所在今四川成都。 [2] 简拔：选拔。 [3] 举宠为督：举荐向宠为中部督，掌管禁兵。 [4] 桓灵：东汉桓帝和灵帝。二朝外戚骄横，宦官专权，政治腐败，终于爆发黄巾起义。 [5] 渡泸：指渡金沙江南征之事。 [6] 旧都：指东汉都城洛阳。

魏晋南北朝散文

登楼赋

王 粲

登兹楼以四望兮^[1]，聊暇日以销忧。览斯宇之所处兮，实显敞而寡仇。挟清漳之通浦兮^[2]，倚曲沮之长洲；背坟衍之广陆兮，临皋隰之沃流。北弥陶牧^[3]，西接昭丘^[4]；华实蔽野，黍稷盈畴。虽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？

遭纷浊而迁逝兮，漫逾纪以迄今。情眷眷而怀归兮，孰忧思之可任？凭轩槛以遥望兮，向北风而开襟。平原远而极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。路逶迤而修迥兮，川既漾而济深。悲旧乡之壅隔兮，涕横坠而弗禁。昔尼父之在陈兮，有“归欤”之叹音^[5]。钟仪幽而楚奏兮^[6]，庄舄显而越吟^[7]。人情同于怀土兮，岂穷达而异心？

惟日月之逾迈兮，俟河清其未极。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骋力。惧匏瓜之徒悬兮^[8]，畏井渫之莫食^[9]。步栖迟以徙倚兮，白日忽其将匿。风萧瑟而并兴兮，天惨惨而无色。兽狂顾以求群兮，鸟相鸣而举翼。原野阒其无人兮，征夫行而未息。心凄怆以感发兮，意忉忉而惻惻。循阶除而下降兮，气交愤于胸臆。夜参半而不寐兮，怅盘桓以反侧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十一

[1] 兹楼：指荆州当阳城楼。当阳，今属湖北。 [2] 清漳：指漳水。源出荆山，流经当阳。 [3] 陶牧：陶朱公范蠡墓地。 [4] 昭丘：楚昭王坟墓。 [5] “归欤”之叹。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。尼父，孔子字仲尼，世称尼父。 [6] “钟仪”句：钟仪，楚国乐官，为郑所俘，献于晋国。晋侯命操奏，于是奏楚调。 [7] “庄舄”句：越人庄舄居楚，时作越吟，不忘故国。 [8] 匏瓜之徒悬：孔子曰：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？”见《论语·阳货》。意谓不能不为世所用。 [9] 井渫之莫食：《周易·井卦》：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。”井渫，井水。

与吴季重书

曹 植

植白：季重足下^[1]。前日虽因常调，得为密坐。虽燕饮弥日，其于别远会稀，犹不尽其劳积也。若夫觞酌凌波于前，萧前发音于后；足下鹰扬其体，凤叹虎视，谓萧曹不足侔^[2]，卫霍不足侔也^[3]。左顾右盼，谓若无人，岂非吾子壮志哉！过屠门而大嚼^[4]，虽不得肉，贵且快意。当斯之时，愿举泰山以为肉，倾东海以为酒，伐云梦之竹以为笛，斩泗滨之梓以为箏；食若填巨壑，饮若灌漏卮，其乐固难量，岂非大丈夫之乐哉！然日不我与，曜灵急节，面有逸景之速，别有参商之阔。思欲抑六龙之首，顿羲和之辔^[5]，折若木之华，闭濛汜之谷。天路高邈，良久无缘，怀恋反侧，何如何如？

得所来讯，文采委曲，晬若春荣，浏若清风，申咏反覆，旷若复面。其诸贤所著文章，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。可令慧事小吏讽而诵之。夫文章之难，非独今也，古之君子犹亦病诸！家有千里，骥而不珍焉；人怀盈尺，和氏无贵矣！

夫君子而知音乐，古之达论谓通而蔽。墨翟不好伎，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^[6]？足下好伎，而正值墨翟回车之县，想足下助我张目也。又闻足下在彼，自有佳政。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，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。且改辙而行，非良、乐之御^[7]；易民而治，非楚、郑之政，愿足下勉之而已矣。适对嘉宾口授，不悉，往来数相闻。曹植白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四十二

[1] 季重：吴质，字季重，济阴（今山东菏泽、定陶一带）人。以文才受知于曹丕、曹植兄弟。 [2] 萧曹：指萧何、曹参。二人均汉开国功臣，位至丞相。 [3] 卫霍：指卫青、霍去病。二人均汉武帝时名将。 [4] 过屠门而大嚼：汉桓谭《新论》：“知肉味美，对屠门而大嚼。” [5] 羲和之辔：传说中羲和驾六龙拉的日车运行于太空。 [6] 过朝歌而回车：邹阳《狱中上书》：“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”朝歌，在今河南淇县。商代别都。 [7] 良、乐：指王良、伯乐。二人均占之善相马者。

兰亭集序

王羲之

永和九年^[1]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^[2]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^[3]，列坐其次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。或取诸怀抱，晤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^[4]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^[5]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！”^[6]岂不痛哉！

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^[7]，齐彭殤为妄作^[8]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悲乎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。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——《四部备要》本《骈体文钞》

[1] 永和九年：公元353年。永和，晋穆帝年号。 [2] 修禊：古时上巳日（三月三日）于水边嬉游，拔邪求福，称修禊。 [3] 流觞曲水：浮杯曲水之中，杯止谁前，即引杯饮酒。是一种劝酒方式。 [4] 趣舍：即取舍。 [5] 不知老之将至：语出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 [6] “死生”句：语出《庄子·德充符》。 [7] 一死生：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：“以死生为一条。” [8] 彭殤：彭祖与殤子。彭祖长寿，殤子夭折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莫寿于殤子，而彭祖为夭。”

陈情表

李密

臣密言：臣以险衅^[1]，夙遭闵凶^[2]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。行年

四岁，舅夺母志^[3]。祖母刘，愍臣孤弱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。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伯叔，终鲜兄弟。门衰祚薄，晚有儿息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僮。茕茕独立，形影相吊。而刘夙婴疾病，常在床蓐，臣侍汤药，未曾废离。

逮奉圣朝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，察臣孝廉，后刺史臣荣，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。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^[4]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。诏书切峻，责臣逋慢。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。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刘病日笃；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育^[5]；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仕伪朝^[6]，历职郎署，本图宦达，不矜名节。今臣亡国贱俘，至微至陋，过蒙拔擢，宠命优渥，岂敢盘桓，有所希冀？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。是以区区，不能废远。

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。臣之辛苦，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实所共鉴。愿陛下矜愍愚诚，听臣微志。庶刘侥幸，保卒余年。臣生当陨首，死当结草。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，谨拜表以闻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七

[1] 险衅：险运祸患。 [2] 闵凶：悲伤灾难之事。 [3] 舅夺母志：指舅父迫母改嫁事。 [4] 洗马：太子洗马。太子的属官。 [5] 矜育：抚养。 [6] 伪朝：指蜀汉。

桃花源记

陶渊明

晋太元中^[1]，武陵人捕鱼为业^[2]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。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

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，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见渔人，乃大惊，问所从来。具答之。便要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。村中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具言，所闻皆叹惋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辞去，此中人语云：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及郡下，诣太守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，不复得路。南阳刘子骥^[3]，高尚士也，闻之，欣然规往^[4]。未果，寻病终。后遂无问津者。

——《靖节先生集》卷六

[1] 太元：东晋孝武帝年号（376—396）。 [2] 武陵：今湖南常德一带。 [3] 刘子骥：名驥之，南阳人，晋时隐士，好游山修道。 [4] 规往：计划前往。

五柳先生传

陶渊明

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亦不详其姓字。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箠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

赞曰：黔娄之妻有言^[1]：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。”其言兹若人之俦乎？酬觞赋诗，以乐其志。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^[2]？

——《陶渊明集笺注》

[1] 黔娄：春秋时人，清贫不仕，以此知名。死后其妻作诔。所引其言即诔文。见刘向《列女传》。

[2] “无怀氏”二句：无怀氏与葛天氏，皆传说中上古帝王。其民老死不相往来，不化而自行。见《路史·禅通记》。

登大雷岸与妹书

鲍 照

吾自发寒雨，全行日少。加秋潦浩汗，山溪猥至。渡泝无边，险径游历。栈石星饭，结荷水宿。旅客贫辛，波路壮阔。始以今日食时，仅及大雷^[1]。途登千里，日逾十晨，严霜惨节，悲风断肌，去亲为客，如何如何！

向因涉顿，凭观川陆，邀神清渚，流睇方曛。东顾三洲之隔，西眺九派之分。窥地门之绝景，望天际之孤云。长图大念，隐心者久矣。

南则积山万状，争气负高，含霞饮景，参差代雄，横跨长陇，前后相属。带天有匝，横地无穷。东则砥原远隰，亡端靡际，寒蓬夕卷，古树云平。旋风四起，思鸟群归。静听无闻，极视不见。北则陂池潜演^[2]，湖脉通连。芰蒿攸积，菰芦所繁。栖波之鸟，水化之虫，以智吞愚，以强捕小，号噪惊聒，纷纭其中。西则迴江水指，长波天合。滔滔何穷，漫漫安竭！创古迄今，舳舻相接，思尽波涛，悲满潭壑，烟归八表，终为野尘，而是注集，长写不测^[3]。修灵浩荡^[4]，知其何故哉！

西南望庐山，又特惊异。基压江潮，峰与辰汉连接。上常积云霞，雕锦缟。若华夕曜，岩泽气通，传明散綵，赫似绛天。左右青霭，表里紫霄。从岭而上，气尽金光；半山以下，纯为黛色。信可以神居帝郊，镇控湘汉者也^[5]。

若潦洞所积，溪壑所射，鼓怒之所鹜击，涌馥之所宕涤，则上穷获浦^[6]，下至獐洲^[7]，南薄燕^[8]，北极雷澱^[9]，削长埤短，可数百里。其中腾波触天，高浪灌日。吞吐百川，写泄万壑。轻烟不流，华鼎振沓^[10]。弱草朱靡，洪涟陇蹙。散涣长惊，电透箭疾。穹溘崩聚^[11]，坻飞岭覆。回沫冠山，奔涛空谷。碨石为之摧碎，碨岸为之齏落。仰视大火^[12]，俯听波声，愁魄胁息，心惊慄矣！

至于繁化殊育，诡质怪章，则有江鹅、海鸭、鱼蛟、水虎之类^[13]，

豚首、象鼻、芒须、针尾之族^[14]，石蟹、土蜂、燕箕、雀蛤之俦，拆甲、曲牙、逆鳞、反舌之属：掩沙涨，被草渚；浴雨排风，吹涝弄翮。夕景欲沉，晓雾将合，孤鹤寒啸，游鸿远吟；樵苏一叹，舟子再泣。诚足悲忧，不可说也！

风吹雷飐，夜戒前路。下弦内外，望达所届。寒暑难适，汝专自慎！夙夜戒护，勿我为念！恐欲知之，聊书所睹。临途草蹙，辞意不周。

——严可均辑《全宋文》卷四十七

[1] 大雷：指雷水入江处大雷口。在今安徽望江。 [2] 潜演：暗中流通。 [3] 写：同“泻”。
[4] 修灵：灵修。语本屈原《离骚》：“怨灵修之浩荡兮”。此修灵指天。 [5] 湘汉：指湘江、汉水。 [6] 获浦：即获港，在今安徽铜陵之东。 [7] 猗洲：当在大官湖一带。 [8] 燕辰：当在龙威湖附近。 [9] 雷澌：或即雷池。 [10] 华鼎（音鼎）：有文彩的水波。 [11] 穹溘（音空克）：形容水势很盛的样子。 [12] 大火：即商星。古人以此星座位置判断季节。 [13] 水虎：指鳄鱼之类。 [14] 芒须：虾类。针尾：尾上带刺的 鱼之类。

月 赋

谢 庄

陈王初丧应、刘^[1]，端忧多暇。绿苔生阁，芳尘凝榭。悄焉疚怀，不怡中夜。乃清兰路，肃桂苑；腾吹寒山，弭盖秋阪。临瀟壑而怨遥，登崇岫而伤远。于时斜汉左界，北陆南躔^[2]；白露暖空，素月流天。沉吟齐章^[3]，殷勤陈篇^[4]。抽毫进牍，以命仲宣^[5]。

仲宣跪而称曰：臣东鄙幽介，长自丘樊，昧道懵学，孤奉明恩。

臣闻沉潜既义，高明既经。日以阳德，月以阴灵。擅扶光于东沼，嗣若英于西冥。引玄免于帝台，集素娥于后庭。朏朧警阙，朏魄示冲。顺辰通烛，从星泽风。增华台室，扬采轩宫。委照而吴业昌^[6]，沦精而汉道融^[7]。

若夫气霁地表，云敛天末，洞庭始波，木叶微脱。菊散芳于山椒，雁流哀于江濑；升清质之悠悠，降澄辉之蔼蔼。列宿掩缦，长河韬映；柔祗雪凝，圆灵水镜；连观霜缟，周除冰净。君王乃厌晨欢，乐宵宴。收妙舞，弛清县。去烛房，即月殿，芳酒登，鸣琴荐。

若乃凉夜自凄，风重成韵，亲懿莫从，羁孤递进。聆皋禽之夕闻，听朔管之秋引。于是弦桐练响，音容选和。徘徊《房露》，惆怅《阳阿》^[8]。声林虚籁，沦池灭波。情纤轸其何托？愬皓月而长歌。歌曰：

美人迈兮音尘阙，隔千里兮共明月；临风叹兮将焉歇？川路长兮不可越。

歌响未终，馀景就毕；满堂变容，回遑如失。又称歌曰：

月既没兮露欲晞，岁方晏兮无与归；佳期可以还，微霜沾人衣！

陈王曰：“善”。乃命执事，献寿羞璧。“敬佩玉音，复之无斁。”

——《文选》卷十三

[1] 陈王：曹植，字子建，曹操第三子，曾封于陈，谥曰思，世称陈思王，简称陈王。应、刘：指应瑒和刘楨。二人皆曹植朋友，为曹丕所害。 [2] 北陆：星名。即虚宿。 [3] 齐章：指《诗经·齐风·东方之月》。 [4] 陈篇：指《诗经·陈风·月出》。 [5] 仲宣：王粲，字仲宣，建安作家。 [6] “委照”句：相传孙策母吴氏梦月而生策。吴因之而昌。 [7] “沦精”句：汉元帝皇

后之母梦月而生女，为皇后。故汉道融明。 [8] 房露、阳阿：皆古歌曲。

与陈伯之书

丘 迟

迟顿首陈将军足下^[1]：无恙，幸甚幸甚！将军勇冠三军，才为世出，弃燕雀之小志，慕鸿鹄以高翔。昔因机变化，遭遇明主，立功立事，开国称孤，朱轮华毂，拥旄万里，何其壮也！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，闻鸣镝而股战，对穹庐以屈膝，又何劣耶！寻君去就之际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沈迷猖獗，以至于此。

圣朝赦罪责功，弃瑕录用，推赤心于天下，安反侧于万物，将军之所知，不假仆一二谈也。朱鲔涉血於友于^[2]，张绣刃于爱子^[3]，汉主不以为疑，魏君待之若旧。况将军无昔人之罪，而勋重于当世！夫迷途知返，往哲是与，不远而复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；将军松柏不翦，亲戚安居，高台未倾，爱妾尚在，悠悠尔心，亦何可言！今功臣名将，雁行有序，佩紫怀黄，赞帷幄之谋，乘轺建节，奉疆场之任，并刑马作誓，传之子孙。将军独 颜借命，驱驰毡裘之长，宁不哀哉！

夫以慕容超之强^[4]，身送东市；姚泓之盛^[5]，而缚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异类；姬汉旧邦，无取杂种，北虏僭盗中原，多历年所，恶积祸盈，理至焦烂。况伪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携离，酋豪猜贰。方当系颈蛮邸，悬首藁街，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见故国之旗鼓，感平生于畴日，抚弦登陴，岂不怆悵！所以廉公之思赵将^[6]，吴子之泣西河^[7]，人之情也，将军独无情哉！想早励良规，自求多福。

当今皇帝盛明，天下安乐。白环西献，桔矢东来；夜郎、滇池，解辫请职；朝鲜、昌海，蹶角受化。唯北狄野心，掘强沙塞之间，欲延岁月之命耳。中军临川殿下^[8]，明德茂亲，总兹戎重，吊民洛汭，伐罪秦中。若遂不改，方思仆言。聊布往怀，君其详之。丘迟顿首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四十三

[1] 陈将军：指陈伯之，睢陵人。齐东昏侯时以战功官江州刺史。后与梁军战，兵败奔魏，魏授以平南将军。得丘迟书，归梁。 [2] “朱鲔（音伟）”句：指后汉朱鲔降刘秀事。 [3] “张绣”句：指张绣降曹操事。 [4] 慕容超：十六国南燕君主。后为刘裕所擒，杀于建康东市。 [5] 姚泓：十六国后秦君主。后降刘裕。 [6] 廉公之思赵将：廉颇，为战国赵将，曾奔魏国，后复为赵将。 [7] “吴子”句：吴起，仕魏为将，驻守西河以拒秦。魏武侯听信谗言，召回吴起，临行，凄然泪下。 [8] 临川殿下：指梁武帝弟弟临川郡王萧宏。时为中军将军。

别 赋

江 淹

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！况秦吴兮绝国，复燕宋兮千里；或春苔兮始生，乍秋风兮暂起。是以行子肠断，百感凄恻。风萧萧而异响，云漫漫而奇色。舟凝滞于水滨，车透迟于山侧；棹容与而讷前，马寒鸣而不息。掩金觞而谁御，横玉柱而沾轼。居人愁卧，恍若有亡。

日下壁而沉彩，月上轩而飞光。见红兰之受露，望青楸之离霜。巡曾楹而空掩，抚锦幕而虚凉。知离梦之踟躅，意别魂之飞扬。

故别虽一绪，事乃万族。

至若龙马银鞍，朱轩绣轴，帐饮东都^[1]，送客金谷^[2]。琴羽张兮箫鼓陈，燕赵歌兮伤美人；珠与玉兮艳暮秋，罗与绮兮娇上春。惊驷马之仰秣，耸渊鱼之赤鳞^[3]。造分手而衔涕，感寂寞而伤神。

乃有剑客惭恩，少年报士，韩国赵厕，吴宫燕市。割慈忍爱，离邦去里；沥泣共诀，拔血相视。驱征马而不顾，见行尘之时起。方衔感于一剑，非买价于泉里。金石震而色变，骨肉悲而心死。

或乃边郡未和，负羽从军；辽水无极，雁山参云。闺中风暖，陌上草薰；日出天而曜景，露下地而腾文；镜朱尘之照烂，袭青气之烟煴。攀桃李兮不忍别，送爱子兮沾罗裙。

至于一赴绝国，讵相见期？视乔木兮故里，决北梁兮永辞。左右兮魂动，亲宾兮泪滋。可班荆兮赠恨，唯尊酒兮叙悲。值秋雁兮飞日，当白露兮下时；怨复怨兮远山曲，去复去兮长河湄。

又若君居淄右^[4]，妾家河阳^[5]。同琼珮之晨照，共金炉之夕香。君结绶兮千里，惜瑶草之徒芳。惭幽闺之琴瑟，晦高台之流黄。春宫闕此青苔色，秋帐含兹明月光。夏簟清兮昼不暮，冬缸凝兮夜何长！织锦曲兮位已尽，回文诗兮影独伤^[6]。

倘有华阴上士，服食还山，术既妙而犹学，道已寂而未传。守丹灶而不顾，炼金鼎而方坚；驾鹤上汉，骖鸾腾天，暂游万里，少别千年。唯世间兮重别，谢主人兮依然。

下有芍药之诗，佳人之歌，桑中卫女，上宫陈娥；春草碧色，春水绿波，送君南浦，伤如之何！至乃秋露如珠，秋月如珪，明月白露，光阴往来；与子之别，思心徘徊。

是以别方不定，别理千名。有别必怨，有怨必盈；使人意夺神骇，心折骨惊。虽渊、云之墨妙^[7]，严、乐之笔精^[8]；金闺之诸彦，兰台之群英；赋有凌云之称^[9]，辩有雕龙之声^[10]，谁能摹暂离之状，写永诀之情者乎？

——《文选》卷十六

[1] 帐饮东都：谓饯别于洛阳。 [2] 金谷：指晋石崇所建金谷园。在洛阳。 [3] “惊驷马”二句：极言琴声之美。典出《韩诗外传》：“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，瓠巴鼓瑟而六马仰秣。” [4] 淄右：淄水之西。在今山东莱芜一带。 [5] 河阳：故城在今河南孟县之西。 [6] “织锦”二句：用前秦苏蕙织锦回文寄秦州刺史窦滔事。 [7] 渊、云：指王褒与扬雄。王褒字子渊，扬雄字子云，二人皆汉代辞赋家。 [8] 严、乐：指严安与徐乐。二人皆汉代文士。 [9] 赋有凌云之称：汉武帝诵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，飘飘有凌云之气。 [10] 辩有雕龙之称：战国驺爽善辩，齐谚云“雕龙爽”。

唐代散文

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

王勃

豫章故郡^[1]，洪都新府^[2]，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^[3]。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^[4]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^[5]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^[6]。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。台隍枕夷夏之交，宾主尽东南之美，都督阎公之雅望^[7]，棨戟遥临；宇文新州之懿范^[8]，襜帷暂驻。十旬休暇，胜友如云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满座。腾蛟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^[9]；紫电青霜，王将军之武库^[10]。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区；童子何知，躬逢胜饯。

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。俨骖騑于上路，访风景于崇阿；临帝子之长洲^[11]，得天人之旧馆，层台耸翠，上出重霄；飞阁翔丹，下临无地。鹤汀凫渚，穷岛屿之萦回；桂殿兰宫，即冈峦之体势。

披绣闼，俯雕甍，山原旷其盈视，川泽纡其骇瞩。闾阎扑地，钟鸣鼎食之家；舳舻迷津，青雀黄龙之舳。云销雨霁，彩彻区明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；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。

遥襟甫畅，逸兴遗飞。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^[12]。睢园绿竹^[13]，气凌彭泽之樽^[14]；邺水朱华^[15]，光照临川之笔^[16]。四美具，二难并。穷睇眄于中天，极娱游于暇日。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望长安于日下，目吴会于云间，地势极而南俱深，天柱高而北辰远。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怀帝阍而不见，奉宣室以何年^[17]？

嗟乎！时运不齐、命途多舛；冯唐易老^[18]，李广难封^[19]。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^[20]，岂乏明时？所赖君子见机，达人知命。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？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酌贪泉而觉爽，处涸辙而相欢。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孟尝高洁^[21]，空怀报国之情；阮籍猖狂^[22]，岂效穷途之哭？

勃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。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^[23]；有怀投笔，爱宗悫之长风^[24]。舍簪笏于百龄，奉晨昏于万里。非谢家之宝树^[25]，接孟氏之芳邻^[26]。他日趋庭，叨陪鲤对^[27]；今兹捧袂，喜托龙门^[28]。杨意不逢^[29]，抚凌云而自惜；锺期相遇，奏流水以何惭？

呜呼！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；兰亭已矣，梓泽丘墟^[30]。临别赠言，幸承恩于伟饯；登高作赋，是所望于群公。敢竭鄙怀，恭疏短引；一言均赋，四韵俱成。请洒潘江^[31]，各倾陆海云尔^[32]！

——蒋清翊《王子安集注》卷八

[1] 豫章：汉郡名，治所在今江西南昌。 [2] 洪都：唐改豫章为洪州，故称“新府”。 [3] 衡庐：指衡山和庐山。 [4] 蛮荆：指今湖南湖北一带。瓯越：指今浙江福建一带。 [5] “龙光”句：言龙泉剑气冲斗牛之星。典出《晋书·张华传》。 [6] “徐孺”句：言陈蕃下榻迎徐稚。典出《后汉书·徐稚传》。 [7] 都督阎公：洪州都督阎公，名不详。 [8] 宇文新州：洪州新任

刺史字文公，名失考。 [9] 孟学士：名不详。 [10] 王将军：名不详。 [11] 帝子：指滕王。滕王为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，曾任洪州都督，建滕王阁。即下文所称天人旧馆。 [12] “纤歌”句：用秦青作歌响遏行云典故，见《列子·汤问》。 [13] 睢园：即西汉梁孝王兔园，睢水流经其地，产竹，或称竹园。 [14] 彭泽之尊：指陶潜。陶潜曾任彭泽令，退隐后好饮酒。 [15] 邺水：流经邺城。邺为曹魏都城。曹植《公瑾诗》：“朱华冒绿池。”朱华，指芙蓉。故称“邺水朱华”。 [16] 临川之笔：指谢灵运之文采，谢灵运曾任临川内史，其“文章之美，江左莫逮”。见《宋书》本传。 [17] 宣室：汉未央宫前正殿。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，汉文帝召入宣室问鬼神事，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 [18] 冯唐：汉文帝时为郎中署长，帝问：“父老何自为郎？” [19] 李广：汉武帝时名将。与匈奴战多次，未曾封侯。 [20] 梁鸿：东汉章帝时作《五噫歌》，畏捕，逃至齐鲁，后入吴中，卒葬于吴。 [21] 孟尝：字伯周，汉会稽上虞人。迁合浦太守，以其高洁而令珠还。 [22] 阮籍：字嗣宗，晋陈留人。狂放不羁。出游，曾恸哭于路衢。 [23] 终军：字子云，汉济南人。年二十岁请受长缨，欲羁南越王致之阙下。 [24] 宗悫：字元幹，南朝宋南阳人，尝曰：“愿乘长风，破万里浪。” [25] 谢家之宝树：谢玄以芝兰玉树喻佳弟子。见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。 [26] 孟氏：指孟子之母。孟母为孟子择邻而居，以便于教孟子。 [27] 鲤对：指孔子之子孔鲤趋庭答孔子问。 [28] 托龙门：登龙门。后汉司隶校尉李膺，“士有被容接者，名为登龙门。”此以李膺比阎公。 [29] 杨意：杨得意。汉武帝时为狗监，介绍司马相如，武帝诵其《大人赋》，飘飘有凌云之气。 [30] 梓泽：即晋石崇之金谷园。 [31] 潘江：晋潘岳，有文才，人称“潘才如江”。 [32] 陆海：晋陆机，有才华，人称“陆才如海”。

山中与裴迪秀才书

王 维

近腊月下，景气和畅，故山殊可过^[1]。足下方温经^[2]，猥不敢相烦，辄便往山中，憩感配寺^[3]，与山僧饭讫而去。

北涉玄灞^[4]，清月映郭。夜登华子冈，辋水沦涟，与月上下。寒山远火，明灭林外。深巷寒犬，吠声如豹。村墟夜春，复与疏钟相间。此时独坐，僮仆静默，多思曩昔，携手赋诗，步仄径，临清流也。

当待春中，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，轻幃出水^[5]，白鸥矫翼，露湿青皋，麦陇朝雉^[6]，斯之不远，倘能从我游乎？非子天机清妙者，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。然是中有深趣矣！无忽。因驮黄檗人往，不一。

山中人王维白。

——赵殿成笺注《王右丞集》卷一八

[1] 故山：指蓝田辋川别业。 [2] 温经：温习经书。 [3] 感配寺：蓝田有化感寺，王维集中有感化寺、感配寺，疑为一寺异名。 [4] 玄灞：即灞水。潘岳《西征赋》：“南有玄灞素浐。” [5] 轻幃（音迢）：亦称白鲦。喜群游水面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儵鱼出游从容。” [6] 朝雉（音召够）：早晨雉鸣。

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

李 白

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^[1]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^[2]，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花之芳园，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，皆为惠连^[3]。吾人咏歌，

独惭康乐^[4]。幽赏未已，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咏，何伸雅怀？依如诗不成，罚金谷酒数^[5]。

——王琦注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二七

[1] 逆旅：客舍。 [2] 秉烛夜游：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”曹丕《与吴质书》：“古人思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” [3] 惠连：谢惠连。东晋陈郡阳夏人，幼聪敏，善诗文，为族兄灵运所欣赏。 [4] 康乐：谢灵运，袭封康乐郡公，世称谢康乐。 [5] 金谷酒数：晋石崇宴于金谷园中，当筵赋诗，或有不能者，罚酒三斗。

吊古战场文

李 华

浩浩乎！平沙无垠，不见人。河水萦带，群山纠纷。黯兮惨悴，风悲日曛。蓬断草枯，凛若霜晨。鸟飞不下，兽挺亡群。亭长告余曰：“此古战场也，常覆三军。往往鬼哭，天阴则闻。”伤心哉！秦欤汉欤？将近代欤？

吾闻夫齐魏谣戍，荆韩召募。万里奔走，连年暴露。沙草晨牧，河冰夜渡。地阔天长，不知归路，寄身锋刃，膈臆谁诉^[1]？秦汉而还，多事四夷。中州耗斁^[2]，无世无之。古称戎夏，不抗王师。文教失宣，武臣用奇。奇兵有异于仁义，王道迂阔而莫为。呜呼！噫嘻！

吾想夫北风振漠，胡兵伺便，主将骄敌，期门受战。野竖旄旗，川回组练。法重心骇，威尊命贱。利镞穿骨，惊沙入面，主客相搏，山川震眩。声折江河，势崩雷电。至若穷阴凝闭，凛冽海隅，积雪没胫，坚冰在须；鸷鸟休巢，征马踟蹰；缁纆无温，堕指裂肤。当此苦寒，天假强胡，凭陵杀气，以相剪屠。径截辎重，横攻士卒；都尉新降，将军覆没；尸填巨港之岸，血满长城之窟。无贵无贱，同为枯骨，可胜言哉！鼓衰兮力尽，矢竭兮弦绝，白刃交兮宝刀折，两军嚷兮生死决。降矣哉，终身夷狄！战矣哉，暴骨沙砾！鸟无声兮山寂寂，夜正长兮风淅淅。魂魄结兮天沉沉，鬼神聚兮云幂幂。日光寒兮草短，月色苦兮霜白。伤心惨目、有如是耶！

吾闻之：牧用赵卒，大破林胡^[3]；开地千里，遁逃匈奴。汉倾天下，财弹力痛^[4]；任人而已，其在多乎？周逐玃狁^[5]，北至太原，既城朔方，全师而还。饮至策勋，和乐且闲，穆穆棣棣，君臣之间。秦起长城，竟海为关；荼毒生灵，万里朱殷。汉击匈奴，虽得阴山，枕骸遍野，功不补患。苍苍蒸民，谁无父母？提携捧负，畏其不寿。谁无兄弟？如足如手；谁无夫妇？如宾如友。生也何恩？杀之何咎？其存其没，家莫闻知；人或有言，将信将疑；惛惛心目，寢寐见之。布奠倾觞，哭望天涯。天地为愁，草木凄悲。吊祭不至，精魂无依。必有凶年，人其流离。呜呼噫嘻，时那命耶？从古如斯。为之奈何？守在四夷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唐文粹》卷三三下

[1] 膈臆（音闭亿）：忧思貌。 [2] 耗斁（音妒）：损耗破败。 [3] “牧用赵卒”二句：李牧为赵国边将，率赵兵设奇计破匈奴十万骑，破东胡，降林胡。见《史记》本传。林胡，匈奴的一支。 [4] 痛（音铺）：疲惫。 [5] 玃狁（音险允）：北狄。北方一个部族。

时 规

元 结

乾元己亥^[1]，漫叟待诏在长安^[2]，时中行公掌制在中书^[3]。中书有醇酒，时得一醉。醉中，叟诞曰：“愿穷天下鸟兽虫鱼以充杀者之心，愿穷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。”中行公闻之叹曰：“子何思不尽耶？何不曰愿得如九州之地者亿万，分封君臣父于兄弟之争国者，使人民免贼虐残酷者乎？何不曰愿得布帛钱货珍宝之物，溢于王者府藏，满将相权势之家，使人民免饥寒劳苦者乎？”叟闻公言，退而记之，授于学者，用为时规。

——孙望校《元次山集》卷六

[1] 乾元己亥：公元 759 年。乾元，唐肃宗李亨年号。 [2] 漫叟：元结之号。 [3] 中行公：指苏源明。字弱夫，自署中行子，京兆武功人。时在中书省为知制诰。

进学解

韩 愈

国子先生晨入太学^[1]，招诸生立馆下，海之曰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方今圣贤相逢，治具毕张。拔出凶邪，登崇峻良。占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。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。盖有幸而获选，孰云多而不扬？诸生业患不能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
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曰：“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兹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；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；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：先生之业，可谓勤矣。觝排异端，攘斥佛、老；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；寻坠绪之茫茫，独旁搜而远绍；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：先生之于儒，可谓有劳矣。沉浸m郁，含英咀华；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。上规姚、姒^[2]，浑浑无涯；周诰殷盘，佶屈聱牙^[3]；《春秋》谨严，左氏浮夸；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；下逮《庄》、《骚》，太史所录；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：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；长通于方，左右具宜：先生之于为人，可谓成矣。然而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。跋前踖后，动辄得咎。暂为御史，遂窜南夷^[4]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见治。命与仇谋，取败几时。冬暖而儿号寒，年丰而妻啼饥。头童齿豁，竟死何裨？不及虑此，而反教人为！”

先生曰：“吁！子来前。夫大木为杗，细木为桷，欂栌、侏儒，椳、闳、扂、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、丹砂，赤箭、青芝，牛溲、马勃，败鼓之皮，俱收并蓄，待用无遗者，医师之良也。登明选公，杂进巧拙，纡徐为妍，卓犖为杰，校短量长，惟器是适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轲好辩，孔道以明，辙环天下，卒老于行；荀卿守正，大论是弘，逃谗于楚，废死兰陵^[5]。是二儒者，吐辞为经，举足为法，绝类离伦，优入圣域，其遇于世何如也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，言虽多而不要其中，文虽奇而不济于用，行虽修而不显于众；犹且月费俸钱，岁靡廩粟，子不知耕，妇不知织，乘马从徒，安坐而食，踵常途之促促，窥陈编以盗窃。然而圣主不加诛，宰臣不见斥，兹非其幸欤？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。投闲置散，乃分

之宜。若夫商财贿之有亡，计班资之崇庳，忘己量之所称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，而皆医师以昌阳引年，欲进其豨苓也。”

——《四部备要》东雅堂本《昌黎先生集》卷一二

[1] 国子先生：韩愈自称。时任国子博士。 [2] 姚、姒：指虞舜与夏禹。姚，虞舜的姓。姒，夏禹的姓。 [3] 周诰：指《尚书·周书》的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酒诰》等周朝文诰。殷盘：指《尚书·商书》的《盘庚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。 [4] “暂为”二句：韩愈为监察御史，因上疏请宽宥赋，贬为连州山阳（今属广东）令。 [5] 兰陵：今属山东苍山。荀卿曾任兰陵令。死于兰陵。

送孟东野序

韩 愈

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。草木之无声，风挠之鸣。水之无声，风荡之鸣。其跃也，或激之；其趋也，或梗之；其沸也，或炙之。金石之无声，或击之鸣。人之于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。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凡出乎口而为声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！

乐也者，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，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者，物之善鸣者也。维天之于时也亦然，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是故以鸟鸣春，以雷鸣夏，以虫鸣秋，以风鸣冬。四时之相推敝，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？

其于人也亦然。人声之精者为言，文辞之于言，又其精也，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。其在唐、虞，咎陶、禹^[1]，其善鸣者也，而假以鸣。夔弗能以文辞鸣^[2]，又自假于《韶》以鸣。夏之时，五子以其歌鸣^[3]。伊尹鸣殷^[4]，周公鸣周^[5]。凡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皆鸣之善者也。周之衰，孔子之徒鸣之，其声大而远。《传》曰：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其弗信矣乎？其末也，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。楚，大国也，其亡也，以屈原鸣。臧孙辰、孟轲、荀卿，以道鸣者也。杨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婴、老聃、申不害、韩非、宓戏、田骈、邹衍、尸佼、孙武、张仪、苏秦之属，皆以其术鸣。秦之兴，李斯鸣之。汉之时，司马迁、相如、扬雄，最其善鸣者也。其下魏、晋氏，鸣者不及于古，然亦未尝绝也。就其善者，其声清以浮，其节数以急，其辞淫以哀，其志弛以肆，其为言也，乱杂而无章。天将丑其德，莫之顾邪？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？

唐之有天下，陈子昂、苏源明、元结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观，皆以其所能鸣。其存而在下者，孟郊东野，始以其诗鸣。其高出魏、晋，不懈而及于古；其他浸淫乎汉氏矣。从吾游者，李翱、张籍其尤也。三子者之鸣信善矣。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？抑将穷饿其身、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？三子者之命，则悬乎天矣。其在上也奚以喜？其在下也奚以悲？东野之役于江南也，有若不释然者，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。

——《四部备要》东雅堂本《昌黎先生集》卷一九

[1] 咎陶（音高遥）：一作皋陶，又作咎繇，虞舜的臣，掌司法，造律立狱。禹：传说中夏朝的开国君主，原为舜臣，治水有功。 [2] 夔（音葵）：舜时的乐官。制《韶》乐。 [3] 五子：太康的五个弟弟。怨太康失夏国，作歌述夏禹的警戒。 [4] 伊尹：名挚，殷代的贤相，放逐商汤之孙

太甲，使其反省，及其悔悟，复接回治国。 [5] 周公：名旦，周武王姬发之弟。武王死后，辅佐成王。

祭十二郎文

韩 愈

年月日，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，乃能衔哀致诚，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^[1]，告汝十二郎之灵^[2]：

呜呼！吾少孤，及长，不省所估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，兄歿南方，吾与汝俱幼，从嫂归葬河阳^[3]；既又与汝就食江南，零丁孤苦，未尝一日相离也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。承先人后者，在孙惟汝，在于惟吾，两世一身，形单影只。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：“韩氏两世，惟此而已！”汝时尤小，当不复记忆；吾时虽能记忆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

吾年十九，始来京城。其后四年，而归视汝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阳省坟墓，遇汝从嫂丧来葬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于汴州^[4]，汝来省吾，止一岁，请归取其孥。明年，丞相薨，吾去汴州，汝不果来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罢去，汝又不果来。吾念汝从于东，东亦客也，不可以久；图久远者，莫如西归，将成家而致汝。呜呼！孰谓汝遵去吾而歿乎！吾与汝俱少年，以为虽暂相别，终当久相与处，故舍汝而旅食京师，以求斗斛之禄；诚知其如此，虽万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！

去年，孟东野往^[5]，吾书与汝曰：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念诸父与诸兄，皆康强而早世，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？吾不可去，汝不肯来；恐旦暮死，而汝抱无涯之戚也。”孰谓少者歿而长者存，强者夭而病者全乎？呜呼！其信然邪？其梦邪？其传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？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？少者强者而夭歿，长者衰者而存全乎？未可以为信也。梦也，传之非其真也？东野之书，耿兰之报^[6]，何为而在吾侧也？呜呼！其信然矣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！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，不克蒙其泽矣！所谓天者诚难测，而神者诚难明矣！所谓理者不可推，而寿者不可知矣！虽然，吾自今年来，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，动摇者或脱而落矣，毛血日益衰，志气日益微，几何不从汝而死也！死而有知，其几何离？其无知，悲不几时，而不悲者无穷期矣！汝之子始十岁，吾之于始五岁，少而强者不可保，如此孩提者，又可冀其成立邪？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

汝去年书云：“比得软脚病，往往而剧。”吾曰：“是疾也，江南之人，常常有之。”未始以为忧也。呜呼！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？抑别有疾而至斯乎？汝之书，六月十七日也。东野云：汝歿以六月二日。耿兰之报无月日。盖东野之使者，不知问家人以月比如耿兰之报，不知当言月日。东野与吾书，乃问使者，使者妄称以应之耳。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
今吾使建中祭汝，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，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，则待终丧而取以来；如不能守以终丧，则遂取以来；其徐奴婢，并令守汝丧。吾力能改葬，终葬汝于先人之兆^①，然后惟其所愿。

呜呼！汝病吾不知时，汝歿吾不知日，生不能相养以共居，歿不得抚汝以尽哀，斂不凭其棺，窆不临其穴。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，不孝不慈，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，相守以死；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，生而影不与吾形相

依，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，吾实为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苍者天，曷其有极！自今已往，吾其无意于人世矣！当求数顷之田，于伊颖之上，以待余年，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，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，如此而已！

呜呼！言有穷而情不可终，汝其知也邪？其不知也邪？呜呼哀哉！尚飨！

——《四部备要》东雅堂本《昌黎先生集》卷二三

[1] 建中：韩愈家的仆人。 [2] 十二郎：韩老成，排行第十二，称十二郎。 [3] 河阳：在今河南孟县西，韩氏祖坟所在地。 [4] 董丞相：指董晋。德宗贞元十二年七月，董晋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任宣武军节度使、汴、宋、毫、颍等州观察使。时韩愈任节度推官。汴州：治所在今河南开封。 [5] 孟东野：孟郊。韩愈的好友。 [6] 耿兰：当是韩老家家仆。 [7] 兆：指墓。

陋室铭

刘禹锡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瑟，阅金经^[1]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^[2]，西蜀子云亭^[3]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^[4]！”

——《全唐文》卷六 八

[1] 金经：指佛经。 [2] 南阳诸葛庐：南阳诸葛亮草庐，在今湖北襄樊之西古隆中。 [3] 西蜀子云亭：即汉扬雄草玄堂。在今四川成都。 [4] 何陋之有：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！’”

种树郭橐驼传

柳宗元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。病瘿，隆然伏行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“驼”。驼闻之，曰：“甚善。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橐驼云。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。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。视驼所种树，或移徙，无不活；且硕茂，早实以善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，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。凡植木之性，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。既然已，勿动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。则其天者全，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；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早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则不然。根拳而土易，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。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。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木以观其疏密，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雠之，故不我若也；吾又何能为哉？”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，可乎？”驼曰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理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。旦暮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勸尔植，督尔获，早缫而绪，早织而缕，字而幼孩，’

遂而鸡以劳吏者，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？故病且怠，若是，则与吾业者，其亦有类乎？”

问者曰：“嘻，不亦善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

传其事，以为官戒。

——中华书局版《柳宗元集》卷一七

愚溪诗序

柳宗元

灌水之阳^[1]，有溪焉，东流入于潇水。或曰：“冉氏尝居也，故姓是溪为冉溪。”或曰：“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谓之染溪。”余以愚触罪，滴潇水上，爱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绝者家焉。古有愚公谷^[2]，今予家是溪，而名莫定。土之居者犹断断然，不可以不更也，故更之为愚溪。

愚溪之上，实小丘，为愚丘。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，得泉焉，又买居之，为愚泉。愚泉凡六穴，皆出山下平地，盖上出也，合流屈曲而南，为愚沟。遂负土累石，塞其隘，为愚池。愚池之东为愚堂；其南为愚亭；池之中为愚岛。嘉木异石错置，皆山水之奇者，以余故，咸以“愚”辱焉。

夫水，智者乐也^[3]。今是溪独见辱于愚，何哉？盖其流甚下，不可以溉灌；又峻急，多抵石，大舟不可入也；幽邃浅狭，蛟龙不屑，不能兴云雨。无以利世，而适类于余，然则虽辱而愚之，可也。

宁武子邦无道则愚^[4]，智而为愚者也。颜子终日不违如愚^[5]，睿而为愚者也。皆不得为真愚。今余遭有道，而违于理，悖于事，故凡为愚者，莫我若也。夫然，则天下莫能争是溪，余专得而名焉。

溪虽莫利于世，而善鉴万类，清莹秀澈，锵鸣金石，能使愚者喜笑眷慕，乐而不能去也。余虽不合于俗，亦颇以文墨自慰，漱涤万物，牢笼百态，而无所避之。以愚辞歌愚溪，则茫然而不违，昏然而同归，超鸿蒙^[6]，混希夷^[7]，寂寥而莫我知也。于是作《八愚诗》，纪于溪石上。

——中华书局版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四

[1] 灌水：潇水支流。在湖南零陵境内。 [2] 愚公谷：春秋齐桓公行猎，至一谷，名愚公谷。见《说苑》。 [3] 智者乐：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 [4] 宁武子：春秋卫国大夫宁俞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宁武子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” [5] 颜子：颜回。孔子的学生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” [6] 鸿蒙：天地开辟之一团混沌元气，称鸿蒙。 [7] 希夷：无声无色。《老子》：“视之不见，名曰夷；听之不闻，名曰希。”

至小丘西小石潭记

柳宗元

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闻水声，如鸣；珮环，心乐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见小潭，水尤清冽。全石以为底，近岸卷石底以出，为坻为屿，为嵚为岩。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，参差披拂。

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佁然不动，俶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灭可见。其岸势犬牙差互，不可知其源。

坐潭上，四面竹树环合，寂寥无人，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。以其境过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记之而去。

同游者吴武陵、龚古、余弟宗玄^[1]；隶而从者，崔氏二小生^[2]，曰恕己，曰奉壹。

——中华书局版《柳宗元集》卷二九

[1] 吴武陵：信州（在今江西上饶西北）人，唐元和二年进士。柳宗元朋友。龚古：或作“龚右”，不详其人。宗玄：柳宗元从弟。 [2] 崔氏二小生：姓崔的两位年轻人。一为崔恕己，一为崔奉壹。

答韦中立论师道书

柳宗元

二十一日，宗元白：

辱书云欲相师，仆道不笃，业甚浅近，环顾其中，未见可师者。虽常好言论，为文章，甚不自是也。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^[1]，乃幸见取。仆自卜固无取；假令有取，亦不敢为人师。为众人师且不敢，况敢为吾子师乎？

孟子称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”^[2]。由魏、晋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师。今之世，不闻有师；有辄哗笑之，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，作《师说》，因抗颜而为师；世果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，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，居长安，炊不暇熟，又挈挈而乐。如是者，数矣。

屈子赋曰：“邑犬群吠，吠所怪也。”^[3]仆往闻庸、蜀之南，恒雨少日，日出则犬吠，余以为过言。前六七年，仆来南。二年冬，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，数州之犬，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，至无雪乃已。然后始信前所闻者。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，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，不以病乎！非独见病，亦以病吾子。然雪与日岂有过哉？顾吠者犬耳。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，而谁敢衒怪于群目，以召闹取怒乎？

仆自滴过以来，益少志虑。居南中九年，增脚气病，渐不喜闹，岂可使嘒嘒者早暮呌吾耳、骚吾心，则固僵仆烦愤，愈不可过矣。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，独欠为人师耳。

抑又闻之，古者重冠礼，将以责成人之道，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。数百年来，人不复行。近有孙昌胤者，独发愤行之。既成礼，明日造朝，至外庭，荐飨，言于卿士曰：某子冠毕。应之者咸怵然。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：何预我耶！廷中皆大笑。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？独为所不为也。今之命师者，大类此。

吾子行厚而辞深，凡所作，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，虽仆敢为师，亦何所增加也。假而以仆年先吾子，闻道著书之日不后，诚欲往来言所闻，则仆固顾悉陈中所得者。吾子苟自择之，取某事、去某事则可矣。若定是非以教吾子，仆材不足，而又畏前所陈者，其为不敢也决矣。吾子前所欲见吾文，既悉以陈之，非以耀明于子，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。今书来，言者皆大过，吾子诚非佞誉诬谄之徒，直见爱甚故然耳。

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以辞为工。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、务采色、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凡吾所陈，皆自谓近道，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？吾子好道而可吾文，或者其于道不远矣。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

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剟而不留也；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弛而不严也；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节，激而发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。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。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《穀梁氏》以厉其气，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。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凡若此者，果是耶？有取乎，抑其无取乎？吾子幸观焉、择焉，有馀以告焉。苟亟来以广是道，子不有得焉，则我得矣，又何以师云尔哉？取其实而去其名，无招越、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，则幸矣。宗元复白。

——《柳河东集》卷三十四

[1] 蛮夷间：南方少数民族居住之地。此指永州，即今湖南零陵。 [2] “人之”二句：引语见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 [3] “邑犬”二句：语见屈原《九章·怀沙》。

养竹记

白居易

竹似贤，何哉？竹本固，固以树德；君子见其本则思建善不拔者。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；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，空以体道；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。竹节贞，贞以立志；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礪名行，夷险一致者。夫如是，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。

贞元十九年春^[1]，居易以拔萃选及第，授校书郎^[2]。始于长安求假居处，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^[3]。明日，履及于亭之东南隅，见丛竹于斯，枝叶殄瘁，无声无色。询于关氏之老，则曰：“此相国之手植者。自相国捐馆^[4]，他人假居，繇是筐篚者斩焉，彗帚者刈焉，刑馀之材长无寻焉，数无百焉。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，蓊茸荟郁^[5]，有无竹之心焉。”居易惜其经长者之手，而见贱俗人之目一剪弃若是，本性犹存，乃芟薳荟^[6]，除粪壤，疏其间，封其下，不终日而毕。于是，日出有清阴，风来有清声，依依然，欣欣然，若有情于感遇也。

嗟乎！竹，植物也，于人何有哉？以其有似于贤，而人犹爱惜之，封植之；况其真贤者乎！然则竹之于草木，犹贤之于众庶。呜呼！竹不能自异，惟人异之；贤不能自异，惟用贤者异之。故作《养竹记》，书于亭之壁，以贻其后之居斯者，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二六

[1] 贞元十九年：公元803年。贞元，唐德宗李适年号。 [2] 校书郎：秘书省官属，掌校勘整理图籍。 [3] 常乐里：长安里名。关相国：疑指关播。德宗时曾任宰相。 [4] 捐馆：指死亡。 [5] 蓊（音绷）茸荟郁：草木茂密貌。 [6] 芟薳荟：铲除丛生杂草。

荔枝图序

白居易

荔枝生巴、峡间^[1]。树形团团如帷盖。叶如桂，冬青；华如橘，春荣；实如丹，夏熟。朵如葡萄，核如枇杷，壳如红缯，膜如紫绡，瓤肉莹白如冰雪，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彼，其实过之。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、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

元和十五年夏^[2]，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^[3]，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、二、三日者云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二八

[1] 巴、峡间：指今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一带。 [2] 元和十五年：公元 820 年。元和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。 [3] 南宾：即忠州，今四川忠县。白居易时任忠州刺史。

醉吟先生传

白居易

醉吟先生者，忘其姓字、乡里、官爵，忽忽不知吾为谁也。宦游三十载，将老，退居洛下^[1]。所居有池五六亩，竹数千竿，乔木数十株，台榭舟桥，具体而微，先生安焉。家虽贫，不至寒馁；年虽老，未及昏耄。性嗜酒，耽琴淫诗，凡酒徒：琴侣、诗客多与之游。游之外，栖心释氏^[2]，通学小中大乘法，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，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，彭城刘梦得为诗友，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。每一相见，欣然忘归，洛城内外，六七十里间，凡观、寺、丘、墅，有泉石花竹者，靡不游；人家有美酒鸣琴者，靡不过；有图书歌舞者，靡不观。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，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。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，好事者相遇，必为之先拂酒暑，次开诗筐，诗酒既酣，乃自援琴，操宫声，弄《秋思》一遍。若兴发，命家僮调法部丝竹，合奏《霓裳羽衣》一曲。若欢甚，又命小妓歌《杨柳枝》新词十数章。放情自娱，酪酊而后已。往往乘兴，屣及邻，杖于乡，骑游都邑，肩舁适野。舁中置一琴一枕，陶、谢诗数卷^[3]，舁竿左右，悬双酒壶，寻水望山，率情便去，抱琴引酌，兴尽而返。如此者凡十年，其间赋诗约千馀首，岁酿酒约数百斛，而十年前后，赋酿者不与焉。妻孥弟侄，虑其过也，或讥之，不应，至于再三，乃曰：“凡人之性鲜得中，必有所偏好，吾非中者也。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，以至于多藏润屋，贾祸危身，奈吾何？设不幸吾好博弈，一掷数万，倾财破产，以至于妻子冻馁，奈吾何？设不幸吾好药，损衣削食，炼铅烧汞，以至于无所成、有所误，奈吾何？今吾幸不好彼而目适于杯觞、讽咏之间，放则放矣，庸何伤乎？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？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^[4]，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^[5]。”遂率子弟，入酒房，环酿瓮，箕踞仰面，长吁太息曰：“吾生天地间，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，而富于黔娄^[6]，寿于颜回^[7]，饱于伯夷，乐于荣启期^[8]，健于卫叔宝^[9]，幸甚幸甚！余何求哉！若舍吾所好，何以送老？因自吟《咏怀诗》云：

抱琴荣启乐，纵酒刘伶达。

放眼看青山，任头生白发。

不知天地内，更得几年活？

从此到终身，尽为闲日月。

吟罢自晒，揭瓮拨醅，又饮数杯，兀然而醉，既而醉复醒，醒复吟，吟复饮，饮复醉，醉吟相仍若循环然。由是得以梦身世，云富贵，幕席天地，

瞬息百年，陶陶然，昏昏然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古所谓得全于酒者，故自号为醉吟先生。于时开成三年^{〔10〕}，先生之齿六十有七，须尽白，发半秃，齿双缺，而觞咏之兴犹未衰。顾谓妻子云：“今之前，吾适矣，今之后，吾不自知其兴何如？”

——《白居易集》卷七十

〔1〕洛下：即洛阳。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履道里。〔2〕释氏：指佛教。佛名释迦牟尼，故称。〔3〕陶、谢：陶潜与谢灵运，晋宋间诗人。〔4〕刘伯伦：刘伶字伯伦，晋人，嗜酒，作《酒德颂》。为竹林七贤之一。〔5〕王无功：王绩，字无功，唐诗人，耽酒，作《醉乡记》。〔6〕黔娄：战国隐士，贫甚。〔7〕颜回：孔子弟子，英年早逝。〔8〕荣启期：春秋时人，自谓“为乐甚多”，向孔子述其“三乐”：为人、为男、长寿。见《列子·天瑞》。〔9〕卫叔宝：晋卫玠，字叔宝。〔10〕开成三年：公元838年。开成，唐文宗年号。

宋代散文

岳阳楼记

范仲淹

庆历四年春^[1]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^[2]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，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，属于作文以记之。

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：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前人之述备矣。

然则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。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。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，日星隐耀，山岳潜形，商旅不行，樯倾楫摧，薄暮冥冥，虎啸猿啼。登斯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，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。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。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偕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嗟夫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：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！

噫，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！时六年九月十五日。

——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七

[1] 庆历四年：公元 1044 年。庆历，北宋仁宗赵祯年号。 [2] 滕子京：滕宗谅，字子京，河南人。与范仲淹同年进士。时知岳州。巴陵郡：宋为岳州。

秋声赋

欧阳修

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。悚然而听之，曰：“异哉！”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，铮铮，金铁皆鸣；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予谓童子：“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

予曰：“噫嘻悲哉！此秋声也，胡为而来哉？盖夫秋之为状也：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茏而可悦；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；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徐烈。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；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。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，夷则为七月之律。商，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。”

“嗟乎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黧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。

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
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予之叹息。

——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卷十五

醉翁亭记

欧阳修

环滁皆山也^[1]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邪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

至于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，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冽，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间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。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^[2]。

——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卷三十九

[1] 滁：滁州。今属安徽。时作者为滁州守。 [2] 庐陵：今江西吉安县。

沧浪亭记

苏舜钦

予以罪废^[1]，无所归。扁舟南游，旅于吴中，始僦舍以处。时盛夏蒸燠，土居皆褊狭，不能出气，思得高爽虚辟之地，以舒所怀，不可得也。

一日过郡学，东顾草树郁然，崇阜广水，不类乎城中。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。东趋数百步，有弃地，纵广合五六十寻，三向皆水也。杠之南，其地益阔，旁无民居，左右皆林木相亏蔽。访诸旧老，云：“钱氏有国^[2]，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^[3]。坳隆胜势，遗意尚存。予爱而徘徊，遂以钱四万得之，构亭北碕，号“沧浪”焉。前竹后水，水之阳又竹无穷极。澄川翠干，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，尤与风月为相宜。

予时榜小舟，幅巾以往，至则洒然忘其归，觞而浩歌，踞而仰啸，野老不至，鱼鸟共乐。形骸既适则神不烦，观听无邪则道以明；返思向之汨汨荣辱之场，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，隔此真趣，不亦鄙哉！

噫！人固动物耳。情横于内而性伏，必外寓于物而后遣。寓久则溺，以为当然；非胜是而易之，则悲而不开。惟仕宦溺人为至深。古之才哲君子，有一失而至于死者，多矣；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。予既废而获斯境，安于冲

旷，不与众驱；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，沃然有得，笑闵万古。尚未能忘其所寓，自用是以为胜焉！

——《苏学士文集》卷十三

[1] 予以罪废：庆历四年秋，苏舜钦被告“自盗”罪，罢去官职， [2] 钱氏有国：指钱镠所建吴越国。 [3] 孙承祐：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纳孙承祐之姐为妃。故为钱氏近戚。

爱莲说

周敦颐

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；自李唐来，世人盛爱牡丹；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予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；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噫！菊之爱，陶后鲜有闻；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爱，宜乎众矣！

——《周子全书》卷十七

伤仲永

王安石

金溪民方仲永^[1]，世隶耕。仲永生五年，未尝识书具，忽啼求之。父异焉，借旁近与之，即书诗四句，并自为其名。其诗以养父母、收族为意，传一乡秀才观之。

自是指物作诗立就，其文理皆有可观者。邑人奇之，稍稍宾客其父，或以钱币乞之，父利其然也，日扳仲永环丐于邑人，不使学。

予闻之也久，明道中，从先人还家，于舅家见之，十二三矣。令作诗，不能称前时之闻。又七年，还自扬州，复到舅家，问焉。曰：“泯然众人矣！”

王子曰：仲永之通悟，受之天也。其受之天也，贤于材人远矣。卒之为众人，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。彼其受之天也，如此其贤也，不受之人，且为众人。今夫不受之天，固众人，又不受之人，得为众人而已邪！

——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七十一

[1] 金溪：在今江西临川县东。

答司马谏议书

王安石

某启：昨日蒙教，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^[1]，而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辩。重念蒙君实视遇厚，于反复不宜卤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见恕也。

盖儒者所重，尤在于名实。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：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

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任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

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。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盘庚之迁^[2]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盘庚不罪怨者，亦不改其度。盖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。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无由会晤，不任区区向往之至。

——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七十三

[1] 君实：司马光字君实，陕州夏县人。宋代著名史学家。 [2] 盘庚：商朝君主。即位后为避免自然灾害，都城自奄（今山东曲阜）迁至殷（今河南安阳）。

前赤壁赋

苏轼

壬戌之秋^[1]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^[2]：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于是饮酒乐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“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余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客有吹洞箫者，倚歌而和之。其声呜呜然，如怨，如慕，如泣，如诉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。

苏子愀然，正襟危坐而问客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

客曰：“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’，此非曹孟德之诗乎？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，山川相缪，郁乎苍苍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荆州，下江陵，顺流而东也，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酹酒临江，横槊赋诗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麋鹿。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”

苏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！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；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：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

客喜而笑，洗盏更酌。肴核既尽，杯盘狼籍。相与枕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——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一

[1] 壬戌：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。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 [2] 赤壁：此指黄州赤壁。吴蜀破曹之赤壁为蒲圻赤壁。

答谢民师书

苏 轼

近奉违，亟辱问讯，具审起居佳胜，感慰深矣！某受性刚简，学迂材下，坐废累年，不敢复齿缙绅；自还海北，见平生亲旧，惘然如隔世人：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，而敢求交乎！数赐见临，倾盖如故，幸甚过望，不可言也。

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，观之熟矣：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孔子曰：“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”^{〔1〕}又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^{〔2〕}夫言止于达意，即疑若不文，——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系风捕影，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，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；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！——是之谓辞达。辞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

扬雄好为艰深之辞，以文浅易之说；若正言之，则人人知之矣：此正所谓“雕虫篆刻”者。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皆是类也；而独悔于赋，何哉？终身雕篆，而独变其音节，便谓之“经”，可乎！屈原作《离骚经》，盖《风》《雅》之再变者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^{〔3〕}；可以其似赋，而谓之雕虫乎？使贾谊见孔子，升堂有馀矣，而乃以赋鄙之，至与司马相如同科。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。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因论文偶及之耳。

欧阳文忠公言：“文章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，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。”纷纷多言，岂能有益于左右，愧悚不已！

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^{〔4〕}，轼本不善作大字，强作终不佳；又舟中局迫难写，未能如教。然轼方过临江，当往游焉，或僧有所欲记录，当为作数句留院中，慰左右念亲之意。今日至峡山寺^{〔5〕}，少留即去。愈远。惟万万以时自爱。

——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四十六

〔1〕“言之”二句：孔子语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〔2〕“辞达”句：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〔3〕“虽与”句：见《史记·屈原传》。〔4〕惠力：惠力寺，又作“慧力寺”，在临江府城南。

属江西清江县。〔5〕峡山寺：在清远峡。在今广东清远东。

石钟山记

苏 轼

《水经》云：“彭蠡之口^{〔1〕}，有石钟山焉。”酈元以为“下临深潭，微风鼓浪，水石相搏，声如洪钟”^{〔2〕}。是说也，人常疑之。今以钟磬置水中，虽大风浪，不能鸣也，而况石乎？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^{〔3〕}，得双石于潭上，扣而聆之，南声函胡，北音清越。桴止响腾，馀韵徐歇，自以为得之矣。然是说也，余尤疑之。石之铿然有声者，所在皆是也，而此独以钟名，何哉？

元丰七年六月丁丑^{〔4〕}，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^{〔5〕}，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^{〔6〕}，送之至湖口，因得观所谓石钟者。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，硃然，余固笑而不信也。至其夜，月明，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。大石侧立千尺，如猛兽奇鬼，森然欲搏人，而山上栖鹘，闻人声亦惊起，磔磔云霄间，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，或曰：“此鸛鹤也。”余方心

动欲还，而大声发于水上，噌吰如钟鼓不绝，舟人大恐，徐而察之，则山下皆石穴罅，不知其深浅，微波入焉，涵澹澎湃而为此也。舟回至两山间，将入港口，有大石当中流，可坐百人，空中而多窍，与风水相吞吐，有窾坎镗鞳之声，与向之噌吰者相应，如乐作焉。因笑谓迈曰：“汝识之乎？噌吰者，周景王之无射也^[7]；窾坎镗鞳者，魏庄子之歌钟也^[8]。古之人不余欺也。”

事不目见耳闻，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？酈元之所见闻，殆与余同，而言之不详。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，故莫能知；而渔工水师，虽知而不能言，此世所以不传也；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，自以为得其实。余是以记之，盖叹酈元之简，而笑李渤之陋也。

——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四十九

[1] 彭蠡：彭蠡湖。即江西鄱阳湖。 [2] 酈元：酈道元。字善长，北魏范阳涿鹿人。作《水经注》。所引诸语，未见于今本《水经注》 [3] 李渤：字濬之，唐洛阳人，曾任江州刺史。 [4]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：即公元 1084 年 7 月 14 日。元丰，宋神宗年号。 [5] 齐安：今湖北黄冈。临汝：今属河南。 [6] 长子：指苏轼长子苏迈。饶之德兴：今属江西。 [7] 周景王：名贵，周灵王之子。周景王二十四年（前 521）铸成无射钟。 [8] 魏庄子：名绛，春秋晋悼公大夫。晋侯以郑国编钟赐魏绛。

记承天寺夜游

苏 轼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^[1]，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^[2]。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——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！

——《东坡集》卷六十八

[1] 元丰六年：公元 1083 年。 [2] 张怀民：或说即张梦得。清河人。元丰六年谪黄州，寓居承天寺。

与陈同甫书

朱 熹

方念久不闻动静，使至，忽辱手书，获闻近况，深以为喜。且承雅词下逮，郑重有加，副以蜀缣、佳果、吴笺，益见眷存之厚。顾衰病支离，霜露凄恻，无可称盛意者，第增愧作耳。“吃紧些儿”之句，尤荷高明假借之重，然鄙儒俗生，何足语此？咏叹以还，不知所以报也。

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，涉秋两为乡人牵挽，蔬食请雨，积伤脾胃，遂不能食，食亦不化。中间调理，稍似复常，又为脚气发动，用药过冷，今遂大病，疲乏不可言。丹附乳石，平日不敢向口者，今皆杂进，尚未见效。意气摧颓，如日将暮，恐不得久为世上人矣。来谕袞袞，读之惘然，反复数过，尚不能该其本末，盖神思之衰落如此，况能往复上下其论哉！

向来读书，颇务精熟，中间亦幸了得数书，自谓略能窥见古人用心处，未觉千岁之为远。然亦无可告语者，时一思之，以自笑耳。其间一二有业未

就，今病，已矣，不能复成书矣。不知后世之子云、尧夫^[1]，复有能成吾志者否？然亦已置之，不能复措意间也。只今日用功夫养病之余，却且收拾身心，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^[2]，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，盖心庶几焉，而力或有所未能也。同甫闻之^[3]，当复见笑。然韩子所谓“敛退就新懦，趋营悼前猛”者^[4]。区区故人之意，尚不能不以此有望于高明也。如何，如何？

此外，世俗是非毁誉，何足挂齿牙间？细读来书，似于此未能无小芥蒂也。大风吹倒亭子，却似天公会事发，彼洛阳亭馆，又何足深羨也？尝论孟子“说大人，则藐之”^[5]。孟子固未尝不畏大人，但藐其巍巍然者耳。辨得此心，即更掀却卧房，亦且露地睡，似此方是真大英雄人。然此一种英雄，却是从战战兢兢，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。若是血气粗豪，却一点使不著也。伯恭平时亦尝说及此否^[6]？此公今日，何处得来，然其于朋友不肯尽情，亦使人不能无遗恨也。

《抱膝吟》久做不成。盖不合先寄陈、叶二诗来^[7]，田地都被占却，教人无下手处也。况今病思如此，是安能有好语道得老兄意中事耶！

承欲为武夷之游，甚慰所望。但此山冬寒夏热，不可居，惟春暖秋凉，红绿粉葩，霜清木脱，此两时节为胜游耳。今春才得一到而不暇宿，秋来以病未能再往，职事甚觉弛废。若得来春命驾，当往为数日款也。

但有一事处之不安，不敢不布闻。私居贫约，无由遣人往问动静，而发烦遣介存问生死，遂为故事。既又阙然不报，而坐受此过当之礼，虽兄不以为谴，而实非愚昧所敢安也。自此幸损此礼。因人入城时，以一二字附叔度、子约^[8]，俾转以来，亦足以道情愫，不为莫往莫来者矣^[9]。如何，如何？

——《晦庵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六

[1] 子云：扬雄，字子云；蜀郡成都人。西汉文学家。尧夫：邵雍，字尧夫，共城人。北宋哲学家。
[2] 小学：古人称文字训诂之学为小学。 [3] 同甫：陈同甫，陈亮字。 [4] “敛退”二句：见韩愈《秋怀》诗。 [5] “说大人”二句：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 [6] 伯恭：吕祖谦，字伯恭，婺州人。南宋哲学家。与朱熹、张栻，称“东南三贤”。 [7] 陈、叶：指陈博良与叶适。二人均南宋学者。 [8] 叔度、子约：潘景宪字叔度，吕祖俭字子约，二人皆南宋学者，亦皆朱熹、陈亮朋友。 [9] 莫往莫来：语出《诗经·邶风·终风》。

指南录后序

文天祥

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^[1]，予除右丞相，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时北兵已迫修门外^[2]，战、守、迁皆不及施。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，莫知计所出。会使辙交驰，北邀当国者相见，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。国事至此，予不得爱身，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。初，奉使往来，无留北者。予更欲一舰北，归而求救国之策，于是辞相印不拜。翌日，以资政殿学士行。

初至北营，抗辞慷慨，上下颇惊动，北亦未敢遽轻吾国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^[3]，贾馀庆献谄于后^[4]，予羁縻不得还，国事遂不可收拾。予自度不得脱，则直前诟虏帅失信，数吕师孟叔侄为逆；但欲求死，不夏顾利害。北虽貌敬，实则愤怒。二贵酋名曰馆伴，夜则以兵围所寓舍，而予不得

归矣。

未几，贾馥庆等以祈请使诣北。北驱予并往，而不在使者之目。予分当引决，然而隐忍以行。昔人云：“将以有为也。”

至京口，得间，奔真州。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阍，约以连兵大举，中兴机会，庶几在此。留二日，维扬帅下逐客之令。不得已，变姓名，诡踪迹，草行露宿，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，穷饿无聊，追购又急；天高地迥，号呼靡及。已而得舟，避渚洲，出北海，然后渡扬子江，入苏州洋，展转四明、天台，以至于永嘉。

呜呼！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！诋大酋当死。骂逆贼当死。与贵酋处二十日，争曲直，屡当死。去京口，挟匕首以备不测，几自刭死。经北舰十余里，为巡船所物色，几从鱼腹死。真州逐之城门外，几彷徨死。如扬州，过瓜洲扬子桥，竟使遇哨，无不死。扬州城下，进退不由，殆例送死。坐桂公塘土围中，骑数千过其门，几落贼手死。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。夜趋高邮，迷失道，几陷死。质明，避哨竹林中，逻者数十骑，几无所逃死。至高邮，制府檄下，几以捕系死。行城子河，出入乱尸中，舟与哨相后先，几邂逅死。至海陵，如高沙，常恐无辜死。道海安、如皋，凡三百里，北与寇往来其间，无日而非可死。至通州，几以不纳死。以小舟涉鲸波，出无可奈何，而死固付之度外矣。呜呼！死生，昼夜事也。死而死矣，而境界危恶，层见错出，非人世所堪；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！

予在患难中，间以诗记所遭。为存其本，不忍废，道中手自抄录。使北营，留北关外，为一卷；发北关外，历吴门、毗陵，渡瓜洲，复还京口，为一卷；脱京口，趋真州，扬州，高邮、泰州、通州，为一卷；自海道至永嘉，来三山，为一卷。将藏之于家，使来者读之，悲予志焉。

呜呼！予之生也幸，而幸生也何所为？求乎为臣，主辱臣死，有馀僇；所求乎为子，以父母之遗体，行殆而死，有馀责。将请罪于君，君不许；请罪于母，母不许；请罪于先人之墓。生无以救国难，死犹为厉鬼以击贼，义也；赖天之灵，宗庙之福，修我戈矛，从王于师，以为前驱，雪九庙之耻，复高祖之业，所谓“誓不与贼俱生”，所谓“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”，亦义也。嗟夫！若予者，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。向也，使予委骨干草莽，予虽浩然无所愧作，然微以自文于君亲，君亲其谓予何？诚不自意，返吾衣冠，重见日月，使旦夕得正丘首，复何憾哉！复何憾哉！

是年夏五，改元景炎^[5]，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，名曰《指南录》。

——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三

[1] 德祐二年：公元 1276 年。德祐，宋恭帝赵显年号。 [2] 北兵已迫修门外；指元军已进逼南宋都城临安城门外。 [3] 吕师孟：汉奸吕文焕之侄，主纳币称侄。 [4] 贾馥庆：官同签书枢密院事，知临安府。文天祥辞相印后任右丞相。主降。 [5] 景炎：德祐二年（1276）五月，宋臣拥立赵昰为帝于福州，改年号为“景炎”。

蜃 说

林景熙

尝读《汉天文志》^[1]，载“海旁蜃气象楼台”，初未之信。庚寅季春，余避寇海滨。一日饭午，家僮走报怪事，曰：“海中忽涌数山，皆昔未尝有！”

父老观以为甚异。”余骇而出。会颖川主人走使邀余。既至，相携登聚远楼东望。第见沧俱浩渺中，矗如奇峰，联如叠，列如萃岫，隐见不常。移时，城郭、台榭，骤变欻起，如众大之区，数十万家，鱼鳞相比。中有浮图老子之宫，三门嵯峨，钟鼓楼翼其左右，檐牙历历，极公输巧不能过〔2〕。又移时，或立如人，或散如兽，或列若旌旗之饰，瓮盎之器，诡异万千。日近晡，冉冉漫灭。向之有者安在？而海自若也！

《笔谈》记登州海市事〔3〕，往往类此。余因是始信。

噫嘻！秦之阿房，楚之章华，魏之铜雀，陈之临春、结绮〔4〕，……突兀凌云者何限！运去代迁，荡为焦土，化为浮埃——是亦一蜃也。何暇蜃之异哉！

——《霁山集》卷四

〔1〕汉天文志：指《汉书·天文志》。〔2〕公输：鲁班，春秋时鲁国巧匠。〔3〕笔谈：指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。其卷二十一“异事类”有“登州海市”一则。登州，今山东蓬莱。〔4〕阿房：阿旁宫。章华：章华台。铜雀：铜雀台。临春：临春阁。结绮：结绮阁。

金元明清散文

送秦中诸人引

元好问

关中风土完厚，人质直而尚义，风声习气，歌谣慷慨，且有秦、汉之旧。至于山川之胜，游观之富，天下莫与为比。故有四方之志者，多乐居焉。

予年二十许时，侍先人官略阳^[1]，以秋试留长安中八九月。时纨绔气未除，沉涵酒间。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也。长大来，与秦人游益多，知秦中事益熟，每闻谈周、汉都邑及蓝田、鄠、杜间风物^[2]，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。二三君多秦人，与余游，道相合而意相得也。常约近南山^[3]，寻一牛田，营五亩之宅，如举子结夏课时，聚书深读，时时酿酒为具，从宾客游，伸眉高谈，脱展世事，览山川之胜概，考前世之遗迹，庶几乎不负古人者。然予以家在嵩前^[4]，暑途千里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归也。

清秋扬鞭，先我就道，矫首西望，长吁青云。今夫世俗惬意事，如美食大官，高赀华屋，皆众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^[5]，有不可得者。若夫闲居之乐，淡乎其无味，漠乎其无所得，盖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贪，人何所争，而造物者亦何靳耶？行矣诸君，明年春风，待我于辋川之上矣^[6]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遗山先生文集》

[1] 先人：指作者之叔父元格。元好问自幼过继给叔父为嗣。略阳：今属陕西。 [2] 鄠（音户）：今陕西户县。杜：杜陵。汉宣帝之陵所在。位于西安市东南。鄠、杜一带古为官僚文士宴游之地，园林名胜颇多。 [3] 南山：指终南山。 [4] 嵩前：嵩山之前。在今河南登封。金宣宗兴定二年（1218）作者从宜阳移居登封县北。 [5] 靳（音尽）：吝惜。 [6] 辋川：在陕西蓝田。唐王维曾居于此。

大龙湫记

李孝光

大德七年秋八月^[1]，予尝从老先生来观大龙湫^[2]，苦雨积日夜。是日大风起西北，始见日出。湫水方大。入谷，未到五里馀，闻大声转出谷中。从者心掉。望见西北立石，作人俯势；又如大楹。行过二百步，乃见更作两股相倚立。更进百数步，又如树大屏风。而其颠豁^[3]，犹蟹两螯，时一动摇。行者兀兀不可入^[4]。转缘南山趾，稍北，回视如树圭。又折而入东崦，则仰见大水从天上堕地，不挂著四壁，或盘桓久不下，忽迸落如雷霆。东岩趾有诺讵那庵^[5]，相去五六步，山风横射，水飞著人。走入庵避，馀沫进入屋犹如暴雨至。水下捣大潭，轰然万人鼓也。人相持语，但见口张，不闻作声，则相顾大笑。先生曰：“壮哉！吾行天下，未见如此瀑布也。”是后，予一岁或一至。至，常以九月。十月，则皆水缩，不能如向所见。

今年冬又大旱。客入，到庵外石砭上^[6]，渐闻有水声。乃缘石砭下，出乱石间，始见瀑布垂，勃勃如苍烟，乍小乍大，鸣渐壮急。水落潭上洼石，石被激射，反红如丹砂。石间无秋毫土气，产木宜瘠，反碧滑如翠羽凫毛。潭中有斑鱼廿馀头，闻转石声，洋洋远去，闲暇回缓，如避世士然。家僮方置大瓶石旁，仰接瀑水。水忽舞向人，又益壮一倍，不可复得瓶。乃解衣脱

帽著石上，相持扼紧^[7]，欲争取之，因大呼笑。西南石壁上，黄猿数十，闻声皆自惊扰，挽崖端偃木牵连下，窥人而啼。纵观久之，行出瑞鹿院前。今为瑞鹿寺。日已入，苍林积叶，前行，人迷不得路，独见明月宛如故人。老先生谓南山公也。

——永嘉诗人祠堂丛刻《五峰集》

[1] 大德七年：公元1303年。大德，元成宗年号。 [2] 老完生：指文未所说南山公。即泰石华，蒙古人，能诗文，官礼部尚书。大龙湫：在浙江雁荡山。为一大景观。 [3] 豁舒（音酣牙）：亦作：“豁呀”，山谷空阔貌。 [4] 兀兀：勤勉不止。 [5] 诺讵那庵：罗汉庵。诺讵那，或说晋代眉州高僧于此抱膝观瀑坐化。后人尊为雁荡开山之祖。 [6] 石砭：石桥。 [7] 扼（音牵）：手拉牵之状。紧，通“牵”。

阅江楼记

宋 濂

金陵为帝王之州。自六朝迄于南唐，类皆偏据一方，无以应山川之王气。逮我皇帝，定鼎于兹，始足以当之。由是声教所暨，罔间朔南；存神穆清，与道同体。虽一豫一游，亦思为天下后世法。

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，自卢龙蜿蜒而来^[1]。长江如虹贯，蟠绕其下。上以其地雄胜，诏建楼于巅，与民同游观之乐。遂锡嘉名为“阅江”云。登览之顷，万象森列，千载之秘，一旦轩露。岂非天造地设，以俟大一统之君，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？

当风日清美，法驾幸临^[2]，升其崇椒，凭阑遥瞩，必悠然而动遐想。见江汉之朝宗，诸侯之述职，城池之高深，关厄之严固，必曰：“此朕沐风栉雨、战胜攻取之所致也。”中夏之广，益思有以保之。见波涛之浩荡，风帆之下上，番舶接迹而来庭，蛮琛联肩而入贡^[3]，必曰：“此朕德绥威服，罩及外内之所及也。”四陲之远，益思所以柔之。见两岸之间、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，农女有将桑行馌之勤，必曰：“此朕拔诸水火、而登于衽席者也。”万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。触类而推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楼之建，皇上所以发舒精神，因物兴感，无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！

彼临春、结绮^[4]，非弗华矣；齐云、落星^[5]，非不高矣。不过乐管弦之淫响，藏燕赵之艳姬。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，臣不知其为何说也。虽然，长江发源岷山，委蛇七千馀里而始入海，白涌碧翻，六朝之时，往往倚之为天堑。今则南北一家，视为安流，无所事乎战争矣。然则，果谁之力欤？逢掖之士^[6]，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，当思帝德如天，荡荡难名，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^[7]。忠君报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？臣不敏，奉旨撰记。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^[8]，勒诸贞珉^[9]。他若留连光景之辞，皆略而不陈，惧褻也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宋学士文集》

[1] 狮子山：在南京挹江门外。卢龙：山名。在江苏江宁西北二十里。西临长江。 [2] 法驾：皇帝车驾。此写朱元璋游阅江楼。 [3] 蛮琛：蛮荒珍宝。泛指南方所进贡珍宝。 [4] 临春、结绮：陈后主所建楼阁名。后主居临春阁，张丽华贵妃居结绮阁。隋兵入金陵，二阁毁于火。 [5]

齐云、落星：二楼名。齐云楼，唐曹恭王所建，故址在江苏吴县。吴王张士诚为朱元璋所败，焚群妾于此。落星楼，吴嘉禾元年建，故址在落星山上。 [6] 逢掖之士：指儒士。逢掖，宽袖之衣。《礼记·儒行》载：“（孔）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” [7] 神禹疏凿之功：指夏禹治水之功。以此赞美朱元璋统一中国之功。 [8] 宵旰：宵衣旰食，谓天子之勤政。 [9] 贞珉：碑石。

卖柑者言

刘基

杭有卖果者，善藏柑，涉寒暑不溃。出之烨然，玉质而金色。置于市，贾十倍，人争鬻之。予贸得其一，剖之，如有烟扑口鼻，视其中，干若败絮。予怪而问之曰：“若所市于人者，将以实笾豆^[1]，奉祭祀，供宾客乎？将瞽外以惑愚瞽也？甚矣哉为欺也。”

卖者笑曰：“吾业是有年矣，吾赖是以食吾躯。吾售之，人取之，未尝有言，而独不足子所乎？世之为欺者不寡矣，而独我也乎？吾子未之思也。今夫佩虎符、坐皋比者^[2]，洸洸乎干城之具也^[3]，果能授孙吴之略耶^[4]？峨大冠、拖长绅者，昂昂乎庙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皋之业耶^[5]？盗起而不知御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奸而不知禁，法斁而不知理，坐糜廩粟而不知耻。观其坐高堂，骑大马，醉醇醴而饫肥鲜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，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也哉！今子是之不察，而以察吾柑！”

予默默无以应。退而思其言，类东方生滑稽之流^[6]。岂其愤世疾邪者耶？而托于柑以讽耶？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诚意伯文集》

[1] 笾（音边）豆：古代祭祀盛祭品的两种器具。 [2] 皋比：武将座上的虎皮席。 [3] 干城之具：卫国将才。《诗经·周南，兔》：“纠纠武夫，公侯干城。” [4] 孙吴：指古代军事家孙武与吴起。孙武，春秋齐人。吴起，战国魏人。 [5] 伊皋：指古代政治家伊尹和皋陶（音摇）。伊尹，商汤大臣。皋陶，相传舜时掌管刑法大臣。 [6] 东方生：指东方朔。汉武帝时曾任太中大夫，善诙谐。

移树说

李东阳

予城西旧茔久勿树^[1]。比辟地东邻，有桧百馀株，大者盈拱，高可二三丈，予惜其生不得所。有种树者曰：“我能为公移之。”予曰：“有是哉？”请试，许之。

予尝往观焉。乃移其三之一，规其根围数尺，中留宿土。坎及四周，及底而止。以绳绕其根，若碇然，然其重虽千人莫能举也。则侈其坎之稜，絙树腰而卧之，根之罅实以虚壤。复卧而北，树为壤所垫，渐高以起，卧而南亦如之。三卧三起，其高出于坎。棚木为床横载之，曳以两牛，翼以十夫。其大者倍其数。行数百步，植于墓后为三重。阅岁而视之，成者十九。则又移其余，左右翼以及于门。再阅岁而视之，其成者又十而九也。于是干条交接，行列分布，郁然改观，与古墓无异焉。夫规大而坎疏，故根不离；宿土厚，故元气足；乘虚而起渐，故出而无所伤。取必于旦夕之近，而巧夺于二十余年之远，盖其治之也有道，而行之也有序尔。

予因叹夫世之培植人材，变化气习者，使皆得其道而治之，几何不为君子之归也哉^{〔2〕}？族子嘉敬举乡贡而来，予爱其质近于义，留居京师，与之考业论道，示之向方，俾从贤士大夫游，有所观法而磨砺，知新而聚博。越三年，志业并进，再诎有司，将归省其亲。予冀其复来，以成其学，且见之用也，作《移树说》以贻之。

——岳麓书社排印本《李东阳集》

〔1〕城西旧茔：指宛平（今北京西郊）畏吾村李家五代旧坟。〔2〕君子之归：语本《礼记·哀公问》：“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，百姓归之名。”意谓成君子之名。

送宗伯乔白岩序

王守仁

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之南都^{〔1〕}，过阳明子而论学^{〔2〕}。

阳明子曰：“学贵专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少而好弈，食忘味，寝忘寐，目无改观，耳无改听，盖一年而诎乡之人，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，学贵专哉！”阳明子曰：“学贵精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长而好文词，字字而求焉，句句而鸠焉。研众史，核百氏，盖始而希迹于宋唐，终焉浸入于汉魏，学贵精哉！”阳明子曰：“学贵正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，弈吾悔焉，文词吾愧焉，吾无所容心矣，予以为奚若？”阳明子曰：“可哉！学弈则谓之学，学文则谓之学，学道则谓之学，然而其归远也。道，大路也，外是荆棘之溪，鲜克达矣。是故专于道，斯谓之专；精于道，斯谓之精。专于弈而不专于道，其专溺也；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，其精僻也。夫道广矣大矣，文词技能于是乎出，而以文词技能为者，去道远矣。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，非精则不能以明，非明则不能以诚，故曰‘唯精唯一’。精，精也；专，一也。精则明矣，明则诚矣，是故明，精之为也；诚，一之基也。一，天下之大本也；精，天下之大用也。知天地之化育，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未乎？”先生曰：“然哉！予将终身焉，而悔其晚也。”阳明子曰：“岂易哉？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。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^{〔3〕}：‘毋以老耄而弃予。’先生之年半于武公，而功可倍之也，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！某也敢忘国士之交警^{〔4〕}？”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王文成公全书》

〔1〕大宗伯：礼部尚书别称。白岩乔先生：乔宇，字希大，明成化二年进士，山西乐平人。乐平有白岩山，因取以为号，人称乔白岩。南都：今江苏南京。乔宇任南京礼部尚书。〔2〕阳明予：指王守仁。会稽山道家称“阳明洞天”，王守仁结庐其间，故自号阳明子。〔3〕卫武公：姓姬名和，西周时人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卫武公语：“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，苟在朝者，无谓我老耄而舍我。”〔4〕交警：以交情之深而忠告之。

说 琴

何景明

何子有琴，三年不张。从其游者戴仲鹖^{〔1〕}，取而绳以弦，进而求操焉。何子御之，三叩其弦，弦不服指，声不成文。徐察其音，莫知病端。仲鹖曰：

“是病于材也。予视其黝然黑，衰然腐也。其质不任弦，故鼓之弗扬。”何子曰：“噫！非材之罪也，吾将尤夫攻之者也。凡攻琴者，首选材，审制器。其器有四：弦、轸、徽、越^[2]。弦以被音，轸以机弦，徽以比度，越以亮节。被音则清浊见，机弦则高下张，比度则细大弗逾，亮节则声应不伏。故弦取其韧密也，轸取其栝圆也，徽取其数次也，越取其中疏也。今是琴，弦之韧，疏；轸之栝，滞；徽之数，失钩；越之中，浅以隘。疏，故清浊弗能具；滞，故高下弗能通；失钩，故细大相逾；浅隘，故声应沉伏。是以宫商不识职，而律吕叛度。虽使伶伦钧弦而柱指^[3]，伯牙按节而临操^[4]，亦未知其所谐也。

“夫是琴之材，桐之为也。桐之生邃谷，据盘石，风雨之所化，云烟之所蒸，蟠纡纶囷，璀璨峩郁，文炳彪凤，质参金玉，不为不良也。使攻者制之中其制，修之畜其用，斫以成之，饰以出之。上而君得之，可以荐清庙^[5]，设大廷^[6]，合神纳宾，赞实出伏，畅民洁物。下而士人得之，可以宣气养德，道情和志。何至黝然衰然，为腐材置物邪！吾观天下之不罪材者，寡矣。如常以求固执^[7]，缚柱以求张弛，自混而欲别物，自褊而欲求多。直木轮，屈木辐，巨木节，细木，几何不为材之病也。是故君子慎焉。

“操之以劲，动之以时，明之以序，藏之以虚。劲则能弗挠也，时则能应变也，序则能辨方也，虚则能受益也。劲者信也，时者知也，序者义也，虚者谦也。信以居之，知以行之，义以制之，谦以保之。朴其中，文其外。见则用世，不见则用身。故曰：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材何罪焉！”

仲鹑恍然离席曰：“信取于弦乎，知取于轸乎，义取于徽乎，谦取于越乎。一物而众理备焉。予不敏，愿改弦更张，敬服斯说。”

——《四库全书》本《何大复集》

[1] 戴仲鹑（音扼）：何景明学生。事迹不详。 [2] 越：琴底的小孔。 [3] 伶伦：传说中黄帝的乐师。 [4] 伯牙：春秋时著名琴师。 [5] 清庙：帝王家的宗庙。 [6] 大廷：帝王接见大臣的外廷。 [7] “如常”句：典出《左传》。鲁隐公欲“如常”（去棠地）观捕鱼，臣子谏止，隐公执意要去。句意谓择善而坚持之。

任光禄竹溪记

唐顺之

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^[1]，见其所蓄，自绝徼海外^[2]，奇花石无所不致，而所不能致者惟竹。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，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，或千钱买一石，百钱买一花，不自惜。然有竹据其间，或芟而去焉，曰：“毋以是占我花石地。”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；然才遇霜雪，又稿以死^[3]。以其难致而又多稿死，则人益贵之；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：“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。”

呜呼！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。然穷其所生之地，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，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。而绝徼海外，或素不产竹之地，然使其人一旦见竹，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是將不胜笑也。语云：“人去乡则益贱，物去乡则益贵。”以此言之，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乎！

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^[4]，遍植以竹，不植他木。竹间作一小

楼，暇则与客吟啸其中。而间谓余曰：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，亦足适也。因自谓竹溪主人。甥其为我记之。”

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，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；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？昔人论竹，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。故其巧怪不如石，其妖艳绰约不如花，子子然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，不可以谐于俗。是以自古以来，知好竹者绝少。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？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。故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。君生长于纷华，而能不溺乎其中，裘马僮奴歌舞，凡诸富人所酣嗜，一切斥去。尤挺挺不妄与人交，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，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。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，固有不能间也欤？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，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，而后快乎其心。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，而其好固有不存也。

嗟乎！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！吾重有所感矣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荆川先生文集》

[1] 京师：京都。此指北京。 [2] 绝徼：极边远之地。 [3] 稿：通“槁”。 [4] 光禄：光禄寺官员。荆溪：在江苏宜兴之南。源出芜湖，注入太湖。

豁然堂记

徐渭

越中山之大者，若禹穴、香炉、蛾眉、秦望之属，以十数，而小者至不可计。至于湖，则总之称鉴湖，而支流之别出者，益不可胜计矣。郡城隍祠，在卧龙山之臂^[1]，其西有堂，当湖山环会处。语其似，大约缥青萦白，髻峙带澄。而近俯雉堞，远向村落。其间林莽田隰之布错，人禽宫室之亏蔽，稻黍菱蒲莲莢之产，畊渔犁楫之具，纷披于坻洼；烟云雪月之变，倏忽于昏旦。数十百里间，巨丽纤华，无不毕集人衿带上。或至游航冶尊^[2]，歌笑互答，若当时龟龄所称“莲女”“渔郎”者^[3]，时亦点缀其中。于是登斯堂，不问其人，即有外感中攻，抑郁无聊之事，每一流瞩，烦虑顿消。而官斯土者，每当宴集过客，亦往往寓庖于此。独規制无法，四蒙以辟，西面凿瞩，仅容两躯。客主座必东，而既背湖山，起座一观，还则随失。是为坐斥旷明，而自取晦塞。予病其然，悉取西南牖之，直辟其东一面，令客座东而西向，倚几以临即湖山，终席不去。而后向之所云诸景，若舍塞而就旷，却晦而即明。工既讫，拟其名，以为莫“豁然”宜。

既名矣，复思其义曰：“嗟乎，人之心一耳。当其为私所障时，仅仅知我有七尺躯，即同室之亲，痛痒当前，而盲然若一无所见者，不犹向之湖山，虽近在目前，而蒙以辟者耶？及其所障既彻，即四海之疏，痛痒未必当吾前也，而灿然若无一而不婴于吾之见者，不犹今之湖山虽远在百里，而通以牖者耶？由此观之，其豁与不豁，一间耳。而私一己、公万物之几系焉。此名斯堂者与登斯堂者，不可不交相勉者也，而直为一湖山也哉？”既以名于是义，将以共于人也，次而为之记。

——中华书局排印本《徐渭集》

[1] 卧龙山：一名种山，传越大夫文种葬此山。在绍兴城内。 [2] 冶尊：野餐饮酒。冶，通“野”。

尊，通“樽”。 [3] 龟龄：张志和，字子同，原名龟龄，自号烟波钓徒，婺州金华人，唐肃宗时待诏翰林。作《渔父歌五首》。歌中未见“莲女”、“渔郎”。当是指皇帝所赐奴与婢，志和配之为夫妇，号曰“渔童”与“樵青”。或其号所传异名。

自为墓志铭

徐渭

山阴徐渭者^[1]，少知慕古文词，及长益力。既而有慕于道，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^[2]。谓：“道类禅。”又去叩于禅，久之，人稍许之。然文与道，终两无得也。贱而懒且直，故惮贵交似做，与众处不免袒裼似玩，人多病之，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。

生九岁，已能习为干禄文字，旷弃者十馀年。及悔学，又志迂阔，务博综，取经史诸家，虽琐至稗小，妄意穷极。每一思，废寝食，览则图谱满席间。故今齿垂四十五矣，籍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，食于二十人中者，十有三年，举于乡者，八而不一售，人且争笑之，而已不为动。洋洋居穷巷，僦数椽，储瓶粟者十年。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^[3]，典文章，数赴而数辞，投笔出门，使折简以招，卧不起，人争愚而危之，而已深以为安。其后公愈折节，等布衣，留者盖两期，赠金以数百计，食鱼而居庐，人争荣而安之，而已深以为危。至是忽自觅死，人谓渭文士且操洁，可无死；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，乃渭则自死，孰与人死之？渭为人，度于义无所关时，辄疏纵，不为儒缚；一涉义所否，干耻诟、介秽廉，虽断头不可夺。故其死也，亲莫制，友莫解矣。尤不善治生，死之日无以葬，独馀书数千卷，浮磬二，研、剑、图画数，其所著诗文若干篇而已。剑、画先托市于乡人某，遗命促之，以资葬；著稿先为友人某持去。渭尝曰：“余读旁书，自谓别有得于《首楞严》^[4]、庄周、列御寇，若黄帝《素问》诸编，傥假以岁月，更用绎紬，当尽斥诸注者缪戾，标其旨以示后人；而于《素问》一书，尤自信而深奇。”将以此岁婚子妇，遂以母养付之。得尽游名山，起僵仆，逃物外，而今已矣。渭有过不肯掩，有不知，耻以为知，斯言盖不妄者。

初字文清，改文长，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^[5]，夔州府同知讳鏊庶子也。生百日而公卒，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，而夫人卒。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。为嘉靖庚子始籍于学、试于乡，蹶。赘于潘，妇翁，簿也，地属广阳江，随之客岭外者二年。归又二年，夏，伯兄死，冬，讼，失其死业。又一年冬，潘死，明年秋出僦居，始立学。又十年冬客于幕，凡五年罢。又四年而死，为嘉靖乙丑某日月。男子二：潘出曰枚；继出曰杜，才四岁。其祖系散见先公大人志中，不书。葬之所，为山阴木栅，其日月不知也，亦不书。铭曰：

杼全婴^[7]，疾完亮^[8]，可以无死，死伤谅；兢系固^[9]，允收邕^[10]，可以无生，生何凭？畏溺而投早嗤渭，既髡而刺迟怜融^[11]，孔微服^[12]，箕佯狂^[13]，三复《民》，愧彼既明^[14]

——《徐文长集》卷二十六

[1] 山阴：今浙江绍兴。 [2] 长沙公：季本，字明德，会稽人，曾往长沙知府。人称长沙公。师事王守仁。王氏宗：指王守仁学派。 [3] 少保胡公：指胡宗宪。曾任浙江巡抚，东南军务总督大臣，加少保。 [4] 首楞严：佛经名，全称为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，内容为阐明心性本体。 [5] 正德辛巳：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。正德，明武宗朱厚照年号。 [6]

嘉靖乙丑：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。嘉靖，明世宗朱厚熜年号。 [7] 杼全婴：春秋时崔杼杀齐庄公，晏婴哭主尽礼，杼未加害于婴。 [8] 疾完亮：指宋辛弃疾救陈亮于大理寺狱事。 [9] 兢系固：指后汉洛阳令种兢捕班固下狱致死事。 [10] 允收邕：汉王允捕蔡邕下狱致死事。 [11] 融：孔融。东汉末，曾任北海相。为曹操所杀。 [12] 孔微服：孔子在宋，桓魋欲加害，孔子“微服而过宋”，化装为平民，偷越宋境。见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 [13] 箕佯狂：商纣的叔父箕子，谏纣王，不听，于是披发佯狂。 [14] 既明：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

赞刘谐

李 贽

有一道学，高屐大履，长袖阔带，纲常之冠，人伦之衣，拾纸墨之一二，窃唇吻之三四，自谓真仲尼之徒焉。时遇刘谐^[1]。刘谐者，聪明士，见而晒曰：“是未知我仲尼兄也。”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^[2]。子何人者，敢呼仲尼而兄之？”刘谐曰：“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^[3]！”其人默然自止。然安知其言之至哉！

李生闻而善曰^[4]：“斯言也，简而当，约而有馀，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。其言如此，其人可知也。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，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。”

——中华书局排印本《焚书》

[1] 刘谐：字宏源，麻城（今属湖北）人。隆庆五年进士，曾任馀干知县。 [2] “天下”二句：见宋行父《唐子西文录》。朱熹《朱子语类》引用，遂广为流传。 [3] 羲皇：伏羲，传说中古帝皇。 [4] 李生：作者李贽自指。

虎 丘

袁宏道

虎丘去城可六七里，其山无高岩邃壑，独以近城，故箫鼓楼船，无日无之。凡月之夜，花之晨，雪之夕，游人往来，纷错如织，而中秋为尤胜。每至是日，倾城阖户，连臂而至。衣冠士女，下迨鄙屋^[1]，莫不靓妆丽服，重茵累席，置酒交衢间，从千人石上至山门^[2]，栉比如鳞。檀板丘积，樽壘云泻，远而望之，如雁落平沙，霞铺江上，雷辊电霍，无得而状。

布席之初，唱者千百，声若聚蚊，不可辨识。分曹部署，竞以歌喉相斗；雅俗既陈，妍媸自别。未几而摇头顿足者，得数十人而已。已而明月浮空，石光如练，一切瓦釜，寂然停声，属而和者，才三四辈。一箫，一寸管^[3]，一人缓板而歌，竹肉相发，清声亮彻，听者魂销。比至夜深，月影横斜，蒋藻凌乱，则箫板亦不复用，一夫登场，四座屏息，音若细发，响彻云际，每度一字，几尽一刻，飞鸟为之徘徊，壮士听而下泪矣。

剑泉深不可测^[4]，飞岩如削。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^[5]，峦壑竞秀，最可觞客。但过午则日光射人，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阁亦佳，晚树尤可观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，空旷无际，仅虞山一点在望^[6]。堂废已久，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^[7]，欲祠韦苏州、白乐天诸公于其中^[8]；而病寻作，余既乞归，恐进之之兴亦阑矣。山川兴废，信有时哉！

吏吴两载，登虎丘者六。最后与江进之、方子公同登^[9]，迟月生公石

上^[10]，歌者闻令来，皆避匿去，余因谓进之曰：“甚矣，乌纱之横，皂隶之俗哉！他日去官，有不听曲此石上者，如月！”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。虎丘之月，不知尚识余言否耶？

——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《袁宏道集笺校》

[1] 蓐（音搭）屋：草席盖顶的屋。古为贫民所居之处。代指贫民。 [2] 千人石：在虎丘半山腰，石面广阔平坦。相传梁高僧生公在此说法，千人聚听于此。 [3] 寸管：一种短竹制成的乐器。 [4] 剑泉：即剑池。在虎丘山，千人石之侧。相传吴王阖庐葬此，以三千宝剑殉葬。 [5] 千顷云：山名，在虎丘山上。 [6] 虞山：在江苏常熟西北。 [7] 江进之：江盈科，字进之，号绿萝山人，湖南桃源人。 [8] 韦苏州：韦应物。唐诗人，曾任苏州刺史。白居易：白居易。字乐天。亦曾任苏州刺史。 [9] 方子公：方文儒，字子公，新安人。袁宏道门客 [10] 生公石：生公讲坛。为生公说法处。在千人石上。

浣花溪记

钟惺

出成都南门，左为万里桥^[1]。西折纤秀长曲，所见如连环、如玦、如带、如规、如钩，色如鉴、如琅玕、如绿沉瓜，窈然深碧、潏回城下者，皆浣花溪委也。然必至草堂^[2]，而后浣花有专名，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^[3]。

行三、四里为青羊宫^[4]，溪时远时近。竹柏苍然、隔岸阴森者，尽溪，平望如荠。水本清华，神肤洞达。自宫以西，流汇而桥者三，相距各不半里。梨夫云通灌县^[5]，或所云“江从灌口来”是也。

人家庄溪左，则溪蔽不时见；稍断则复见溪。如是者数处，缚柴编竹，颇有次第。桥尽，一亭树道左，署曰“缘江路”^[6]。过此则武侯祠。祠前跨溪为板桥一，覆以水槛，乃睹“浣花溪”题榜。过桥，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，溪周之，非桥不通。置亭其上，题曰“百花潭水”^[7]。由此亭还，度桥过梵安寺^[8]，始为杜工部祠。像颇清古，不必求肖，想当尔尔。石刻像一，附以本传，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^[9]。碑皆不堪读。

钟子曰^[10]：杜老二居，浣花清远，东屯险奥^[11]，各不相袭。严公不死^[12]，浣溪可老，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！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。穷愁奔走，犹能择胜，胸中暇整，可以应世，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^[13]。

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。出城欲雨，顷之霁。使客游者，多由监司郡邑招饮，冠盖稠浊，磐折喧溢。迫暮趣归。是日清晨，偶然独往。楚人钟惺记。

——天启刊本《隐秀轩集》

[1] 万里桥：在成都城南锦江上。 [2] 草堂：浣花草堂。即杜甫草堂。在浣花溪畔。 [3] 少陵：指杜甫。唐诗人杜甫曾居少陵原，因称杜少陵。 [4] 青羊宫：成都之西著名道观。 [5] 昇（音于）夫：轿夫。灌县：属四川。有都江堰。 [6] 缘江路：亭名取自杜甫《堂成》诗：“缘江路熟俯青郊”。 [7] 百花潭水：亭名取自杜甫《狂夫》诗：“百花潭水即沧浪”。 [8] 梵安寺：又名草堂寺，亦名浣花寺。 [9] 华阳：县名，今四川双流。 [10] 钟子：作者钟惺自称。 [11] 东屯：在四川奉节白帝山之东瀼溪岸边。公孙述屯田于此，故名“东屯”。杜甫曾耕于此。 [12] 严公：指严武。曾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，杜甫颇受其照顾。 [13] 司城贞子：春秋陈国大夫。孔子在陈寄居司城贞子家中。

核舟记

魏学洢

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^[1]，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、器皿、人物，以至鸟兽、木石，罔不因势象形，各具情态。尝贻余核舟一，盖大苏泛赤壁云^[2]。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，高可二黍许。中轩敞者为舱，箬篷覆之。旁开小窗，左右各四，共八扇。启窗而观，雕栏相望焉。闭之，则右刻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^[3]，左刻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^[4]，石青糝之。

船头坐三人，中峨冠而多髻者为东坡，佛印居右^[5]，鲁直居左^[6]。苏、黄共阅一手卷。东坡右手执卷端，左手抚鲁直背。鲁直左手执卷末，右手指卷，如有所语。东坡现右足，鲁直现左足，各微侧，其两膝相比者，各隐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绝类弥勒^[7]，袒胸露乳，矫首昂视，神情与苏黄不属。卧右膝，诮右臂支船，而竖其左膝，左臂挂念珠倚之，珠可历历数也。

舟尾横卧一楫。楫左右舟子各一人。居右者椎髻仰面，左手倚一衡木，右手攀右趾，若啸呼状。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，左手抚炉，炉上有壶，其人视端容寂，若听茶声然。

其船背稍夷，则题名其上，文曰“天启壬戌秋日^[8]，虞山王毅叔远甫刻”^[9]，细若蚊足，钩画了了，其色墨。又用篆章一，文曰“初平山人”^[10]，其色丹。

通计一舟，为人五，为窗八，为箬篷，为楫，为炉，为壶，为手卷，为念珠各一；对联、题名并篆文，为字共三十有四。而计其长，曾不盈寸。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。

魏子详矚既毕，诧曰^[11]：嘻，技亦灵怪矣哉！《庄》《列》所载^[12]，称惊犹鬼神者良多，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，而须麋瞭然者^[13]？假有人焉，举我言以复于我，亦必疑其诮。乃今亲睹之。由斯以观，棘刺之端，未必不可为母猴也^[14]。嘻，技亦灵怪矣哉！

——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《虞初新志》

[1] 王叔远：名毅，字叔远，常熟人。技艺精巧巧妙。 [2] 大苏泛赤壁：指苏轼游黄州赤壁。曾作前后《赤壁赋》。 [3] “山高”二句：苏轼《后赤壁赋》名句。 [4] “清风”二句：苏轼《前赤壁赋》名句。 [5] 佛印：佛印禅师。与苏轼交往甚密。 [6] 鲁直：黄庭坚，字鲁直，号山谷道人。苏门四学士之一。 [7] 弥勒：弥勒佛。 [8] 天启壬戌秋日：明熹宗天启二年（1622）秋天。刻舟在“壬戌秋日”，苏轼泛舟赤壁亦在“壬戌之秋”。 [9] 虞山：在江苏常熟西北。 [10] 初平山人：王毅的别号。 [11] 魏子：魏学洢自称。 [12] 庄列：《庄子》和《列子》。 [13] 须麋：胡须和眉毛。麋，通“眉”。 [14] “棘刺”二句：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载：“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，必三月斋，然后能观之。”

陶庵梦忆序

张岱

陶庵国破家亡^[1]，无所归止。披发入山，鬻鬻为野人^[2]。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望不敢与接。作《自挽诗》，每欲引决^[3]，因《石匮书》

未成^[4]，尚视息人世。然瓶粟屡罄，不能举火。始知首阳二老^[5]，直头饿死，不食周粟，还是后人妆点语也。

因思昔人生长王谢^[6]，颇事豪华，今日罹此果报：以笠报颅，以篲报踵，仇簪履也；以衲报裘，以苎报黼，仇轻暖也；以藿报肉，以粝报粳，仇甘旨也；以荐报床，以石报枕，仇温柔也；以绳报枢，以瓮报牖，仇爽垲也；以烟报目，以粪报鼻，仇香艳也；以途报足，以囊报肩，仇舆从也。种种罪案，从种种果报中见之。

鸡鸣枕上，夜气方回。因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。今当黍熟黄粱^[7]，车旋蚁穴^[8]，当作如何消受？遥思往事，忆即书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忏悔。不次岁月，异年谱也；不分门类，别《志林》也^[9]。偶拈一则，如游旧径，如见故人，城郭人民^[10]，翻用自喜。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^[11]。

昔有西陵脚夫^[12]，为人担酒，失足破其瓮。念无以偿，痴坐伫想曰：“得是梦便好！”一寒士乡试中式，方赴鹿鸣宴，恍然犹意未真，自啮其臂曰：“莫是梦否？”一梦耳，惟恐其非梦，又惟恐其是梦，其为痴人则一也。余今大梦将醒，犹事雕虫，又是一番梦吃。因叹慧业文人，名心难化，政如邯郸梦断，漏尽钟鸣，卢生遗表，犹思摹榻二王^[13]，以流传后世。则其名根一点，坚固如佛家舍利^[14]，劫火猛烈，犹烧之不失也。

——光绪刊本《琅玕文集》

[1] 陶庵：张岱，字宗子，号石公，又号陶庵，浙江山阴人，侨寓杭州。著有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、《琅玕文集》。 [2] 駭駭（音骇）：惊骇，可怕的样子。 [3] 引决：自杀。 [4] 石匱书：张岱于明亡后所作史书。 [5] 首阳二老：指伯夷、叔齐。殷亡后二人不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。 [6] 王谢：王姓与谢姓自东晋王导与谢安后，便成为江南两大望族。 [7] 黍熟黄粱：典出唐沈既济《枕中记》所记卢生黄粱梦。 [8] 车旋蚁穴：典出唐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所记淳于梦梦为南柯太守事。 [9] 志林：指苏轼《东坡志林》。将杂记分类编辑成书。 [10] 城郭人民：用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故事。鹤语有“城郭依旧人民非”。 [11] 痴人前不得说梦：语出《五灯会元》二十“道行禅师”：“佛说三乘十二分顿渐偏圆，痴人前不得说梦。” [12] 西陵：又称西兴，在今浙江萧山钱塘江畔。 [13] 二王：指王羲之与王献之，东晋著名书法家。 [14] 舍利：舍利子。佛身荼毗（火化）后结成形似珠子之物。

与友人论门人书

顾炎武

伏承来教，勤勤恳恳，阅其年之衰暮，而悼其学之无传，其为意甚盛。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，招门徒，立名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顾也。若乃西汉之传经，弟子常千余人，而位富者至公卿，下者亦为博士，以名其学，可不谓荣欤，而班史乃断之曰^[1]：“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^[2]故以夫子之门人，且学干禄。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^[3]而况于今日乎？

今之为禄利者，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。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，而问以本经，犹茫然不知为何语，盖举唐以来帖括之浅而又废之^[4]。其无意于学也，传之非一世矣，矧纳赀之例行，而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！惟贫而不能徙业者，百人之中尚有一二。读书而又皆躁竞之徒，欲速成以名于世，语

之以五经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、阳明之语录^[5]，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其中小有才华者，颇好为诗，而今日之诗，亦可以不学而作。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，堆几积案，殆于瓦釜雷鸣^[6]，而叩之以二南、雅颂之义^[7]，不能说也。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，其谁从之？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弄不为拙射变其彀率^[8]。”若拘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，以来天下之人，而广其名誉，则是在道以从人，而我亦将有所不暇。惟是斯道之在天下，必有时而兴，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^[9]，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。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馀卷^[10]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，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，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

夫道之污隆，各以其时，若为己而不求名，则无不可以自勉。鄙哉硁硁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。高明何以教之！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亭林诗文集》

[1] 班史：指东汉班固所著《汉书》。 [2] “盖禄利”句：语出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。 [3] “三年”三句：语见《论语·泰伯》。 [4] 帖括：唐代明经科试以“帖经”，考生取幽隐经文，编为歌诀，熟读记忆，以应付考试，称“帖括”。 [5] 白沙：陈献章，世称白沙先生，明代学者。阳明：王守仁，世称阳明先生，明代学者。 [6] 瓦釜雷鸣：楚辞《卜居》：“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。”喻庸俗之辈之噪于时。 [7] 二南、雅颂：指《诗经》之《周召》《召南》、《大雅》《小雅》和《颂》。 [8] 羿：后羿。古之善射者。彀率（音遣律）：弓弯拉开的程度。以上二句引自《孟子·尽心》。 [9] 艾者：指品学兼优的人。 [10] 日知录：顾炎武著。共三十二卷。所记为作者读书心得。内容涉及经义、政事、史地、文艺等方面。

吾庐记

魏 禧

季子礼^[1]，既倦于游，南极琼海，北抵燕，于是作屋于勺庭之左肩^[2]，曰：“此真吾庐矣！”名曰吾庐。

庐于翠微址最高^[3]，群山宫之，平畴崇田，参错其下，目之所周，大约数十里，故视勺庭为胜焉。

于是高下其径，折而三之。松鸣于屋上，桃、李、梅、梨、梧桐、桂、辛夷之华，荫于径下，架曲直之木为槛，垩以廛灰，光耀林木。

客曰：“斗绝之山，取蔽风雨足矣。季子举债而饰之，非也。”或曰：“其少衰乎？其将怀安也。”

方季子之南游也，驱车瘴癘之乡，蹈不测之波，去朋友，独身无所事事，而之琼海。至则飓风夜发屋，卧星露之下。兵变者再，索人而杀之，金铁鸣于堂户，尸交于衢，流血沟渎。客或以闻诸家，家人忧恐泣下，余谈笑饮食自若也。及其北游山东，方大饥，饥民十百为群，煮人肉而食。千里之地，草绝根，树无青皮。家人闻之，益忧恐，而季子竟至燕。

客有让余者曰：“子之兄弟一身矣，又唯子言之从。今季子好举债游，往往无故冲危难，冒险阻，而子不禁，何也？”余笑曰：“吾固知季子之无死也。吾之视季子之举债冒险危而游，与举债而饰其庐，一也。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为适。终身守闺门之内，选耍越趄^[4]，盖井而观，腰舟而渡，遇三尺之沟，则色变不敢跳越，若是者，吾不强之适江湖。好极山川之奇，求

朋友，揽风土之变，视客死如家，死乱如死病，江湖之死如衽席，若是者，吾不强使守其家。孔子曰：‘志士不忘在沟壑。’^[5]夫若是者，吾所不能而子弟能之，其志且乐为之，而吾何暇禁？”

季子为余言，渡海时舟中人眩怖不敢起，独起视海中月，作《乘月渡海歌》一首。兵变，阖而坐，作《海南道中诗》三十首。余乃笑吾幸不忧恐泣下也。

庐既成，易堂诸子，自伯兄而下皆有诗^[6]；四方之士闻者，咸以诗来会，而余为之记。

——道光刻本《易堂九子文钞·魏叔子文钞》

[1] 季子礼：魏礼，字和公，排行第三，因称季子。为魏禧之弟，少禧五岁。少受业于乃兄。 [2] 勺庭：魏所居斋名。 [3] 翠微：翠微峰。在作者故乡宁都（属江西）西北。 [4] 选奕（音软）：怯弱。赵赳（音资拘）：迟疑不进貌。 [5] “志士”句：语出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 [6] 伯兄：大哥。指魏祥。

狱中杂记

方苞

康熙五十一年三月，余在刑部狱^[1]，见死而由窦出者，日三四人。有洪洞令杜君者^[2]，作而言曰：“此疫作也。今天时顺正，死者尚稀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。”余叩所以，杜君曰：“是疾易传染，遘者虽戚属，不敢同卧起。而狱中为老监者四，监五室。禁卒居中央，牖其前以通明，屋极有窗以达气。”旁四室则无之，而系囚常二百馀。每薄暮下管键，矢溺皆闭其中，与饮食之气相薄；又，隆冬，贫者席地而卧，春气动，鲜不疫矣。狱中成法，质明启钥，方夜中，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，无可旋避，此所以染者众中。又可怪者，大盗、积贼、杀人重囚，气杰旺，染此者十不一二，或随有大瘳^[3]。其骈死者皆轻系及牵连佐证，法所不及者。”余曰：“京师有京兆狱^[4]，有五城御史司坊^[5]，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？”杜君曰：“迩年狱讼，情稍重，京兆、五城即不敢专决；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，皆归刑部；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、狱官、禁卒，皆利系者之多，少有连，必多方钩致。苟入狱，不问罪之有无，必械手足，置老监，俾困苦不可忍，然后导以取保，出居于外，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，而官与吏剖分焉。中家以上，皆竭资取保；其次，求脱械居监外板屋，费亦数十金；惟极贫无依，则械系不稍宽，为标准以警其余。或同系，情罪重者，反出在外，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。积忧愤，寝食违节，及病，又无医药，故往往至死。”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，同于往圣，每质狱辞，必于死中求生。而无辜者乃至此。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，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，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^[6]，别置一所以羁之，手足毋械。所全活可数计哉！或曰：“狱旧有室五，名曰现监，讼而未结正者居之。倘举旧典，可小补也。”杜君曰：“上推恩，凡职官居板屋；今贫者转系老监，而大盗有居板屋者，此中可细诘哉！不若别置一所，为拔本塞源之道也。”余同系朱翁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^[7]，遘疫死，皆不应重罚。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，左右邻械系入老监，号呼达旦。余感焉，以杜君言泛讯之，众言同，于是乎书。

凡死刑，狱上，行刑者先俟于门外，使其党入索财物，名曰“斯罗”^[8]。

富者就其戚属，贫则面语之。其极刑，曰：“顺我，即先刺心；否则，四肢解尽，心犹不死。”其绞缢，曰：“顺我，始缢即气绝；否则，三缢加别械，然后得死。”惟大辟无可要^[9]，然犹质其首。用此，富者赂数十百金，贫亦罄衣装；绝无有者，则治之如所言。主缚者亦然，不如所欲，缚时即先折筋骨。每岁大决^[10]，勾者十三四^[11]，留者十六七，皆缚至西市待命。其伤于缚者，即幸留，病数月乃瘳，或竟成瘤疾。

余尝就老胥而问焉：“彼于刑者、缚者，非相仇也，期有得耳。果无有，终亦稍宽之，非仁术乎？”曰：“是立法以警其余，且惩后也。不如此，则人有幸心。”主梏扑者亦然。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：一人予三十金，骨微伤，病间月；一人倍之，伤肤，兼旬愈；一人六倍，即夕行步如平常。或叩之曰：“罪人有无不均，既各有得，何必更以多寡为差？”曰：“无差，谁为多与者！”孟子曰：“术不可不慎^[12]。”信夫！

部中老胥，家藏伪章，文书下行直省，多潜易之，增减要语，奉行者莫辨也。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。功令：大盗未杀人，及他犯同谋多人者，止主谋一二人立决；余经秋审，皆减等发配。狱辞上，中有立决者，行刑人先俟于门外。命下，遂缚以出，不羁晷刻。有某姓兄弟，以把持公仓，法应立决，狱具矣。胥某谓曰：“予我千金，吾生若。”叩其术，曰：“是无难，别具本章，狱辞无易，但取案未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，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。”其同事者曰：“是可欺死者，而不能欺主谳者^[13]；倘复请之，吾辈无生理矣。”胥某笑曰：“复请之，吾辈无生理，而主谳者亦各罢去。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，则吾辈终无死道也。”竟行之，案未二人立决。主者口呿舌桥^[14]，终不敢诘。余在狱，犹见某姓，狱中人群指曰：“是以某某易其首者。”胥某一夕暴卒，人皆以为冥谪云。

凡杀人，狱辞无谋、故者，终秋审入矜疑^[15]，即免死。吏因以巧法。有郭四者，凡四杀人，复以矜疑减等，随遇赦。将出，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。或叩以往事，一一详述之，意色扬扬，若自矜诩。噫，渫恶吏忍于鬻狱，无责也；而道之不明，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，而不求其情。其枉民也，亦甚矣哉！

好民久于狱，与胥卒表里，颇有奇羨^[16]。山阴李姓，以杀人系狱，每岁致数百金。康熙四十八年，以赦出，居数月，漠然无所事。其乡人有杀人者，因代承之。盖以律非故杀，必久系，终无死法也。五十一年，复援赦减等谪戍。叹曰：“吾不得复入此矣！”故例，滴戍者移顺天府羁候^[17]，时方冬停遣，李具状求在狱，候春发遣，至再三，不得所请，怅然而出。

——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望溪先生全集·集外集》

[1] 刑部狱：清代最高司法机构下设监狱。方苞曾为戴名世《南山集》作序，并保藏该书刻板，受文字狱牵连而下刑部狱。 [2] 洪洞：县名，今属山西。 [3] 瘳（音抽）：病愈。 [4] 京兆狱：即顺天府监狱。 [5] 司坊：拘押犯人的机构。 [6] 结正：结案定罪。 [7] 朱翁：指朱书。余生：指余湛。二人均以《南山集》案下狱。同官：县名，在今陕西铜川附近。同官僧，来自同官的僧人。 [8] 斯罗：即撕罗，亦作撕 啰、撕撝。有处理、调解之意。 [9] 大辟：斩首。 [10] 大决：每年集中处决死刑犯。 [11] 勾者：以朱笔勾其名者立即处决。 [12] 术不可不慎：语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 [13] 主谳者：主持审判的官员。 [14] 口呿舌桥：犹言张口结舌。 [15] 矜疑：指矜疑案。其情可怜，其罪可疑者，秋审入矜疑案，可减罪。 [16] 奇羨：得利。 [17] 顺天府：此指京兆狱。

顺治二年乙酉四月^[1]，江都围急^[2]。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^[3]，集诸将而语之曰：“吾誓与城为殉，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，以死，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？”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。忠烈喜曰：“吾尚未有子，汝当以同姓为吾后，吾上书大夫人，谱汝诸孙中。”

二十五日城陷，忠烈拔刀自裁，诸将果争前抱持之，忠烈大呼“德威”，德威流涕不能执刃，遂为诸将所拥而行，至小东门，大兵如林而至，马副使鸣、任太守民育，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^[4]。忠烈乃瞠目曰：“我史阁部也。”被执至南门，和硕豫亲王以“先生”呼之^[5]，劝之降。忠烈大骂而死。初忠烈遗言：“我死，当葬梅花岭上。”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，乃以衣冠葬之。

或曰：“城之破也，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，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，未尝殁于城中也。”自有是言，大江南北，遂谓忠烈未死。已而英霍山师大起^[6]，皆托忠烈之名，仿佛陈涉之称项燕^[7]。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^[8]，执至白下^[9]，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^[10]，问曰：“先生在兵间，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”孙公答曰：“经略从北来，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”承畴大恚，急呼麾下驱出斩之。呜呼，神仙诡诞之说，谓颜太师以兵解^[11]，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^[12]，实未尝死；不知忠义者，圣贤家法，其气浩然，长留天地之间。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，神仙之说，所谓为蛇画足。即如忠烈遗骸，不可问矣！百年而后，予登岭上，与客述忠烈遗言，无不泪下如雨，想见当日围城光景，此即忠烈之面目，宛然可遇，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，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？

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^[13]，亦以乙酉在扬，凡五死而得绝，时告其父母火之，无留骨秽地，扬人葬之于此。江右王猷定^[14]、关中黄遵岩^[15]、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^[16]。顾尚有未尽表章者：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^[17]，尚有数人，其后皆来江都省墓。适英霍山师败，捕得冒称忠烈者，大将发至江都，令史氏男女来认之，忠烈之第八弟已亡，其夫人年少有色，守节，亦出视之，大将艳其色，欲强娶之，夫人自裁而死。

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，莫敢为之表章者。呜呼，忠烈尝恨可程在北，当易姓之间^[18]，不能仗节，出疏纠之，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？梅花如雪，芳香不染，异日有作忠烈祠者，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，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，附以烈女一辈也。

——齐鲁书社排印本《鮑琦亭文集选注》

[1] 顺治二年：公元1645年。 [2] 江都：今江苏扬州。 [3] 督相史忠烈公：即史可法。明祥符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崇祯进士。后拜南京兵部尚书。 [4] 马副使鸣：马鸣，襄城人，时为扬州兵马副统帅。任太守育民：任育民，济宁人，时任扬州太守。城破殉难。刘都督肇基：刘肇基，辽东人，时为都督，守扬州北门。城破率残部巷战，殉难。 [5] 和硕豫亲王：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。史可法为其所杀。 [6] 英霍山师：以英山霍山为据点的抗清义师。皖北义士冯宏图等以史可法未死为号召，于霍山起兵，连克英山、六安等地。 [7] 陈涉：秦末农民起义领袖。项燕：楚国名将，为楚人所爱戴。楚亡时未明其生死。起义军假借项燕之名以号召群众。 [8] 孙公兆奎：

孙兆奎，与吴日生义军联合抗清，称“孙吴军”，兵败被杀。 [9] 白下：今江苏南京。 [10] 洪承畴：字亨九，福建南安人。明万历进士，任蓟辽总督。清兵围锦州，率援兵与战松山，城破投降。 [11] 颜太师：唐颜真卿，德宗时为太子太师。淮西节度李希烈造反，真卿奉旨劝谕，被杀。十五年后，仆人见之于同德寺，并受其赠金。人称尸解得道。以其死于兵，故曰“兵解”。 [12] 文少保：文天祥。抗元战败被解至大都杀害。死后颜面如生，人传其尸解登仙，因为参悟大光明法。 [13] 丹徒：今江苏镇江。 [14] 江右王猷定：王猷定，江西南昌人，曾佐史可法幕。明亡隐居不仕。 [15] 关中黄遵岩：黄遵岩，陕西关中人，事迹未详。 [16] 粤东屈大均：屈大均，粤东番禺人。明亡，出家为僧。著《广东新语》、《道援堂集》。 [17] 可程：史可程。史可法之弟，崇祯进士，官庶吉士。 [18] 易姓：指改朝换代。

祭妹文

袁枚

乾隆丁亥冬^[1]，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^[2]，而奠以文曰：

呜呼！汝生于浙，而葬于斯，离吾乡七百里矣；当时虽觴梦幻想，宁知此为归骨所耶？

汝以一念之贞^[3]，遇人化离^[4]，致孤危托落，虽命之所存，天实为之；然而累汝至此者，未尝非予之过也。予幼从先生授经，汝差肩而坐，爱听古人节义事；一旦长成，遽躬蹈之。呜呼！使汝不识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或未必艰贞若是。予捉蟋蟀，汝奋臂出其间；岁寒虫僵，同临其穴。今予殁汝葬汝，而当日之情形，憬然赴目。予九岁，憩书斋，汝梳双髻，披单缣来，温《缁衣》一章^[5]；适先生多户入^[6]，闻两童子音琅琅然，不觉莞尔，连呼“则则”，此七月望日事也。汝在九原^[7]，当分明记之。予弱冠粤行，汝倚裳悲恸。逾三年，予披宫锦还家，汝从东厢扶案出，一家瞠视而笑，不记语从何起，大概说长安登科、函使报信迟早云尔。凡此琐琐，虽为陈迹，然我一日未死，则一日不能忘。旧事填膺，思之凄梗，如影历历，逼取便逝。悔当时不将繁孃情状^[8]，罗缕记存；然而汝已不在人间，则虽年光倒流，儿时可再，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。

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，堂上阿奶^[9]，仗汝扶持；家中文墨，汝办治。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、谙雅故者。汝嫂非不婉孌^[10]，而于此微缺然。故自汝归后，虽为汝悲，实为予喜。予又长汝四岁，或人间长者先亡，可将身后托汝；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。前年予病，汝终宵刺探，减一分则喜，增一分则忧。后虽小差，犹尚殄殢^[11]，无所娱遣；汝来床前，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，聊资一欢。呜呼！今而后，吾将再病，教从何处呼汝耶？

汝之疾也，予信医言无害，远吊扬州；汝又虑戚吾心，阻人走报；及至绵惓极^[12]，阿奶问：“望兄归否？”强应曰：“诺。”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，心知不祥，飞舟渡江，果予以未时还家，而汝以辰时气绝；四支犹温，一目未瞑，盖犹忍死待予也。呜呼痛哉！早知诀汝，则予岂肯远游？即游，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，共汝筹画也。而今已矣！除吾死外，当无见期。吾又不知何日死，可以见汝；而死后之有知无知，与得见不得见，又卒难明也。然则抱此无涯之憾，天乎人乎！而竟已乎！

汝之诗，吾已付梓；汝之女，吾已代嫁；汝之生平，吾已作传；惟汝之窀穸^[13]，尚未谋耳。先茔在杭，江广河深，势难归葬，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，便祭扫也。其傍，葬汝女阿印；其下两冢：一为阿爷侍者朱氏^[14]，

一为阿兄侍者陶氏。羊山旷渺，南望原隰，西望栖霞^{〔15〕}，风雨晨昏，羁魂有伴，当不孤寂。所怜者，吾自戊寅年读汝哭姪后，至今无男；两女牙牙，生汝死后，才周晬。予虽亲在未敢言老^{〔16〕}，而齿危发秃，暗里自知；知在人间，尚复几日？阿品远官河南^{〔17〕}，亦无子女，九族无可继者。汝死我葬，我死谁埋？汝倘有灵，可能告我？

呜呼！生前既不可想，身后又不可知；哭汝既不闻汝言，奠汝又不见汝食。纸灰飞扬，朔风野大，阿兄归矣，犹屡屡回头望汝也。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

——《四部备要》本《小仓山房文集》

〔1〕 乾隆丁亥：即乾隆三十六年（1767）。〔2〕 素文：袁素文，名机，字素文。袁枚三妹。上元：今江苏南京。羊山：在南京市东。〔3〕 一念之贞：以贞之一念。袁素文周岁时即由父许配如皋高家。高家儿子品德败坏，自愿解除婚约。素文因守“从一而终”的贞节观念，仍嫁高家，备受苦楚。官判离婚。〔4〕 仳离：《诗经·王风·中谷有蓷》：“有女仳离。”旧特指妇女被弃离去。〔5〕 缁衣：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〔6〕 户（音炸）：开门。〔7〕 九原：山名，在山西新绛县北。晋卿大夫葬于此，后因称墓地为九原。〔8〕 髣髴（音衣尼）：婴儿。指儿时。〔9〕 堂上阿奶：指袁氏兄妹之母章氏。〔10〕 婉孌（音意）：温柔和顺。〔11〕 殒殒病情不很严重。〔12〕 绵惓：病危。〔13〕 窀穸（音淳夕）：墓穴。〔14〕 阿爷：指袁氏兄妹之父袁滨。侍者：此指妾。〔15〕 栖霞：山名，在南京之东。〔16〕 亲在未敢言老：《礼记·坊记》：“父母在，不称老。”〔17〕 阿品：袁树，小名阿品，字东蓼。袁枚堂弟。

板桥自叙

郑 燮

板桥居士，姓郑氏，名燮，扬州兴化人。兴化有三郑氏，其一为“铁郑”，其一为“糖郑”，其一为“板桥郑”。居士自喜其名，故天下咸称为郑板桥云。板桥外王父汪氏，名翊文，奇才博学，隐居不仕。生女一人，端严聪慧特绝，即板桥之母也。板桥文学性分，得外家气居多。父立庵先生^{〔1〕}，以文章品行行为士先。教授生徒数百辈，皆成就。板桥幼随其父学，无他师也。幼时殊无异人处，少长，虽长大，貌寝陋，人咸易之。又好大言，自负太过，漫骂无择。诸先辈皆侧目，戒勿与往来。然读书能自刻苦，自愤激，自竖立，不苟同俗，深自屈曲委蛇，由浅入深，由卑及高，由迩达远，以赴古人之奥区，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。人咸谓板桥读书善记，不知非善记，乃善诵耳。板桥每读一书，必千百遍。舟中、马上、被底，或当食忘匕箸，或对客不听其语，并自忘其所语，皆记书默诵也。书有弗记者乎？

平生不治经学，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、传奇说簿之类，靡不览究。有时说经，亦爱其斑驳陆离，五色炫烂，以文章之法论经，非“六经”本根也。

酷嗜山水。又好色，尤多馀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^{〔2〕}。然自知老且丑，此辈利吾金币来耳。有一言于与外政，即叱去之，未尝为所迷惑。好山水，未能远迹。其所经历，亦不尽游趣。乾隆十三年，大驾东巡^{〔3〕}，燮为书画史，治顿所，卧泰山绝顶四十徐日，亦足豪矣。

所刻诗钞、词钞、道情十首、与舍弟书十六通，行于世，善书法，自号“六分半书”。又以馀闲作为兰竹，凡王公大人、卿士大夫、骚人词伯、山中老僧、黄冠炼客，得其一片纸、只字书，皆珍惜藏度。然板桥从不借诸人

以为名。惟同邑李 鲜复堂相友善^[4]。复堂起家孝廉，以画事为内廷供奉。康熙朝，名噪京师及江淮湖海，无不望慕叹羨。是时板桥方应童子试，无所知名。后二十年，以诗词文字与之比并齐声。索画者，必口复堂；索诗、字、文者，必口板桥。且愧且幸，得与前贤埒也。李以滕县令罢去。板桥，康熙秀才，雍正壬子举人，乾隆丙辰进士。初为范县令，继调潍县。乾隆己巳，时年五十有七。

板桥诗文，自出己意，理必归于圣贤，文必切于日用。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，板桥辄呵恶之，曰：“吾文若传，便是清诗清文；若不传，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，何必侈言前古哉？”明清两朝，以制艺取士，虽有奇才异能，必从此出，乃为正途。其理愈求而愈精，其法愈求而愈密。鞭心入微，才力与学力俱无可恃，庶几弹丸脱手时乎？若漫不经心，置身甲乙榜之外，辄曰：“我是古学。”天下人未必许之，只合自许而已。老不得志，仰借于人，有何得意？

贾、董、匡、刘之作^[5]，引绳墨，切事情。至若韩信登坛之对，孔明隆中之语，则又切之切者也。理学之执持纲纪，只合闲时用着，忙时用不着。板桥十六通家书，绝不谈天说地，而日用家常，颇有言近指远之处。

板桥非闭户读书者，长游于古松、荒寺、平沙、远水、峭壁、墟墓之间。然无之非读书也。求精求当，当则粗者皆精，不当则精者皆粗。思之，思之，鬼神通之！

板桥又记，时年已五十八矣。

——《郑板桥集》

[1] 立庵先生：郑之本，字立庵，号梦阳。郑燮之父。 [2] 馥桃口齿：春秋卫灵公宠大夫弥子瑕。弥以吃馥之桃献灵公，灵公乐之。见《韩非子·说难》。椒风弄儿：汉椒风宫中，帝王嬉狎儿童。指男风。 [3] 大驾东巡：指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清高宗弘历东巡泰山事。 [4] 李 复堂：李 字宗扬，号复堂，又号懊道人，兴化人。宫廷画师，擅花卉虫鸟，为扬州八怪之一。 [5] 贾、董、匡、刘：指西汉政论家贾谊、哲学家董仲舒、经学家匡衡、文学家刘向。

病梅馆记

龚自珍

江宁之龙蟠^[1]，苏州之邓尉^[2]，杭州之西溪^[3]，皆产梅。或曰：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梅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固也。此文人画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诏大号，以绳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直，删密，锄正，以殀梅、病梅为业以求钱也。梅之欹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钱之民，能以其智力为也。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，明告鬻梅者，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，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，锄其直，遏其生气，以求重价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

予购三百盆，皆病者，无一完者。既位之三日，乃誓疗之、纵之、顺之，毁其盆，悉埋于地，解其棕缚；以五年为期，必复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画士，甘受诟厉^[4]，辟病梅之馆以贮之。呜呼！安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闲田，以广贮江宁、杭州、苏州之病梅，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？

——中华书局排印本《龚自珍全集》

[1] 江宁：今江苏南京。龙蟠：龙蟠里。在南京清凉山下。 [2] 邓尉：邓尉山。在江苏苏州西南。汉邓尉曾隐居于此，故名。 [3] 西溪：在杭州灵隐山西北。 [4] 甘受诟厉：宁愿受辱骂。

自叙

黄景仁

景仁四岁而孤，鲜伯仲，家壁立，太夫人督之读。稍长，从塾师授制艺，心块然不知其可好。先是，应试无韵语，老生宿儒，鲜谈及五字学者。旧藏一二古今诗集，束置高阁，坐寸许积，窃取翻视，不甚解。偶以为可解，则栩栩自得曰：“可好者在是矣。”间一为之，人且笑姗^[1]，且以其好作幽苦语，益唾弃之，而好益甚也。岁丙戌^[2]，常熟邵先生齐焘主讲龙城书院，矜其苦吟无师，且末学，循循诱之。景仁亦感所知遇，遂守弗去。三年，公卒，益无有知之者，乃为浪游。由武林而四明^[3]，观海；溯钱塘，登黄山；复经豫章，泛湘水，登衡岳，观日出；浮洞庭，由大江以归。是游凡三年，积诗若干首。中渐于嘉兴郑先生虎文、定兴王先生太岳之教。家益贫，出为负米游；客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业富^[4]。时大兴朱先生筠督学安庆，招入幕，从游三年，尽观江上诸山水，得诗若干首。体羸疲役，年甫二十七耳，气喘喘然有若不能举其躯者。自念乡所游处，举凡可喜可愕之境，悉于是乎寄。恐贫病漂泊，脱有遗失，因检所积，十存其二三，聊命故人编次之。夫幼之所作，稍长辄悔，后之视今，何独不然？辄为数语，以自策励，且述辛苦。时乾隆乙未季春月之十一日^[5]。

——《两当轩集》

[1] 笑姗：讥笑。姗，通“讪”。 [2] 岁丙戌：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。 [3] 武林：今浙江杭州。四明：今浙江宁波一带。 [4] 太平：今安徽当涂。 [5] 乾隆乙未：乾隆四十三年（1775）。

与蕙仙书

梁启超

本埠自西五月初一日^[1]，始弛疫禁，余即遍游各小埠演说。现已往者两埠，未往者尚三埠。檀山乃八岛布列于太平洋中，欲往小埠，必乘轮船，航海而往，非一月不能毕事，大约西六月杪始能他行也。来檀不觉半年矣，可笑。

女郎何蕙珍者，此间一商人之女也。其父为保皇会会友。蕙珍年二十，通西文，尤善操西语，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，学问见识皆甚好，喜谈国事，有丈夫气，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，今四年矣。一夕其父请余宴于家中，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，请余演说，而蕙珍为翻译。明晨各西报即遍登演说之语，颂余之名论，且兼赞蕙珍之才焉。余初见蕙珍，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，心忽略之；及其入座传语，乃大惊，其目光炯炯，绝一好女子也。及临行与余握手而言曰：“我万分敬爱梁先生，虽然，可惜仅爱而已，今生或不能相遇，愿期诸来生，但得先生赐以小像，即遂心愿。”余是时唯唯而已，不知所对。又初时有一西报为领事所嘱，诬谤余特甚，有人屡作西文报纸与之驳难，而不著其名，余遍询同志，皆不知。及是夕，蕙珍携其原稿示我，乃知皆蕙珍所作也。余益感服之。虽近年以来，风云气多，儿女情少，

然见其事，闻其言，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，不知何故也。越数日，使赠一小像去，余遂航海往游附属各小埠，半月始返。既返，有友人来谓余曰：“先生将游美洲，而不能西语，殊为不便，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？”余曰：“欲之，然难得妥当人。”友人笑而言曰：“先生若志欲学西语，何不娶一西妇晓华语者，一面学西文，一面当翻译，岂不甚妙？”余曰：“君戏我，安有不相识之西人闺秀而肯与余结婚？且余有妇，君岂未知之乎！”友人曰：“某何人，敢与先生作戏言？先生所言，某悉知之，某今但问先生，譬如有此闺秀，先生何以待之？”余熟思片时，乃大悟，遂谓友人曰：“君所言之人，吾知之，吾甚敬爱之，且特别思之。虽然，吾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，今义不可背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，头颅声价，至值十万，以一身往来险地，随时可死，今有一荆妻，尚且会少离多，不能厮守，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。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，一言一动，皆为万国人所观瞻，今有此事，旁人岂能谅我？请君为我谢彼女郎，我必以彼敬爱我之心敬爱彼，时时不忘，如是而已。”友人未对，余忽又有所感触，乃又谓之曰：“吾欲替此人执柯，可乎？”盖余忽念及孺博也^[2]。友人遽曰：“先生既知彼人，某亦不必吞吐其词，彼人目中岂有一男子足当其一盼？彼于数年前已誓不嫁矣。请先生勿再他言。”遂辞去。今日又有一西人请余赴宴，又请蕙珍为翻译，其西人乃蕙珍之师也。余于席上与蕙珍畅谈良久，余不敢道及此事，彼亦不言，却毫无爱恋抑郁之态，但言中国女学不兴为第一病源，并言当如何整顿小学校之法以教练儿童，又言欲造切音新字，自称欲以此两事自任而已。又劝余入耶稣教，盖彼乃教中人也。其言滔滔汨汨，长篇大段，使几穷于应答。余观其神色，殆自忘为女子也。我亦几忘其为女子也。余此次相会，以妹呼之。余曰：“余今有一女儿，若他日有机缘，当使之为贤妹女弟子。”彼亦诺之不辞。彼又谓余曰：“闻尊夫人为上海女学堂提调，想才学亦如先生，不知我蕙珍今生有一相见之缘否？先生有家书，请为我问好。”余但称惭愧而已。临别，伊又谓余曰：“我数年来，以不解华文为大憾事，时时欲得一通人为师以教我，今既无可望，虽然，现时为小学校教习，非我之志也。我将积数年束修所入，特往美洲就学于大学堂，学成归国办事。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，莫忘我，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，以一电召我，我必来。我之心惟有先生”云云，遂握手珍重而别。余归寓后，愈益思念蕙珍，由敬重之心，生出爱恋之念来，几于不能自持。明知待人家闺秀，不应起如是念头，然不能制也。酒阑人散，终夕不能成寐，心头小鹿，忽上忽落，自顾生平二十八年，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。

今已五更矣，起提笔详记其事，以告我所爱之蕙仙，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？抑恼我乎？吾意蕙仙不笑我，不恼我，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。吾因蕙仙得请习官话，遂以驰骋于全国；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，将来驰骋于地球，岂非绝好之事。而无如揆之天理，酌之人情，按之地位，皆万万有所不可也。吾只得怜蕙珍而已。然吾观蕙珍磊磊落落，无一点私情，我知彼之心地，必甚洁净安泰，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。故吾亦不怜之，惟有敬爱之而已。蕙珍赠我两扇，言其手自织者，物虽微而情可感，余已用之数日，不欲浪用之。今以寄归，请卿为我什袭藏之。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，何如？

呜呼，余自顾一山野鄙人，祖宗累代数百年，皆山居谷汲耳。今我乃以二十余岁之少年，虚名振动五洲，至于妇人女子为之动容，不可为非人生快

心之事。而我蕙仙之与我，虽复中经忧患，会少离多，然而美满姻缘，百年恩爱，以视蕙珍之言，今生不能相遇，愿期诸来生者，何如岂不过之远甚！卿念及此，惟当自慰，勿有一分抑郁愁思可也。有檀山《华夏新报》所记新闻一段剪出，聊共一览。此即记我第一次与蕙珍相会之事者也。

——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

[1] 西五月初一日：指西半球日期。 [2] 孺博：麦孟华，字孺博，广东顺德人。康有为弟子。

